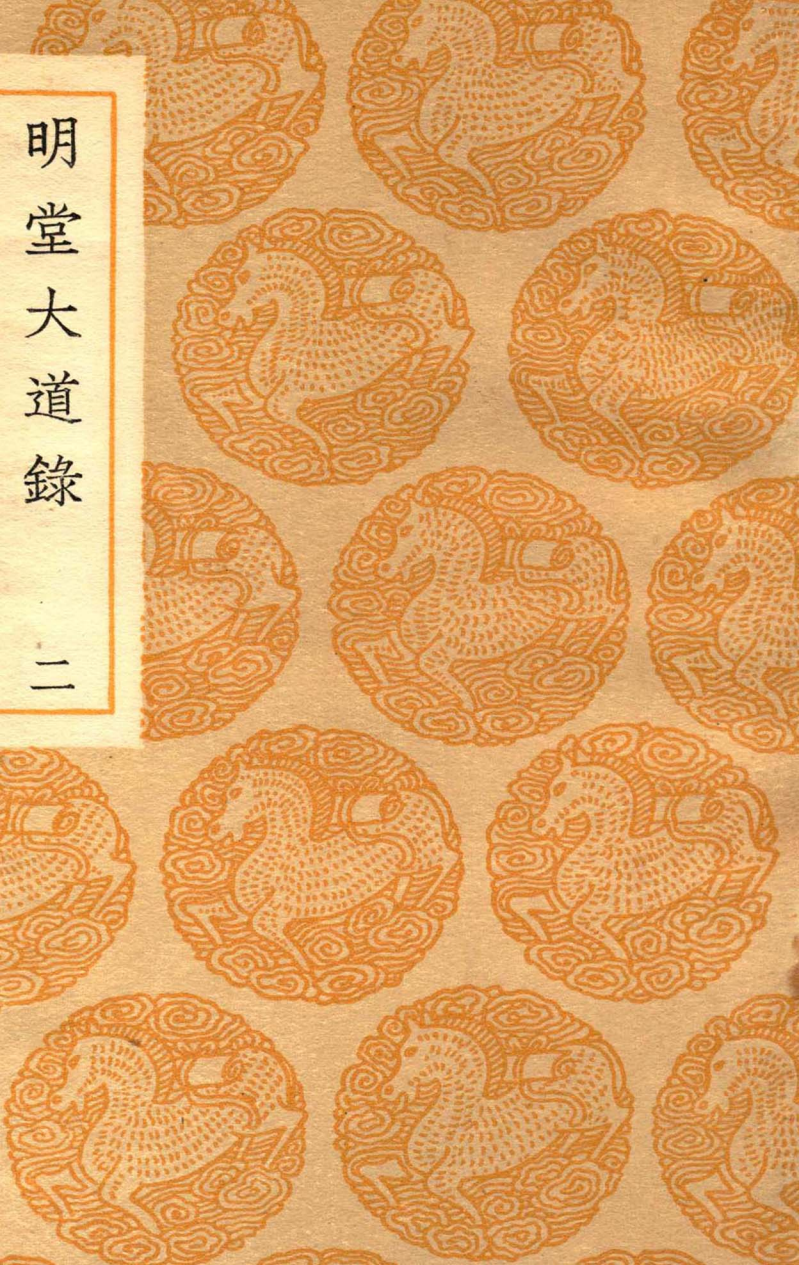



明堂大道錄

二









明 堂 大 道 錄
(二)

惠 棟 學

編主五雲王

編初成集書叢

錄道大堂明
冊二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初版

撰者 惠棟

發行人 王雲五
長沙南正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各埠

明堂大道錄卷五

東吳 惠棟 學

明堂建官

大衍之數備三才五行

詳明堂權輿

伏羲演之作八卦神農

灋之立明堂因有七始

詳明堂七始

謂之天地人四時之始

行之謂七政人孛政舉故明堂祭祀有六天建官有六

卿

周禮疏序文耀鉤云伏羲作易名官蓋取大衍三才五行及說卦六天為六卿也

管子五行篇曰咎嗟黃帝得蚩尤而明于天道得大常而
察于地利得奮龍而辨于東仁得祝融而辨于南仁得大
封而辨于西仁得后土而辨于北仁黃帝得六相而天地

治神明至蚩尤爲當時大常爲廩嘗奢龍爲土師祝融爲
司徒大封爲司馬后土爲李蓄嘗土師也夏嘗司徒也焮
嘗司馬也冬嘗李也

少傳昭十七季鄰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
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御名正也猶唐之廢諱鳥氏

司分嘗也伯趙氏司至嘗也青鳥氏司啟嘗也丹鳥氏司

閉嘗也分至啟閉猶唐之義和仲叔祝鳩氏司徒也鳴鳩氏司馬也鴈

鳩氏司空也爽鳩氏司寇也鶡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嘗

也唐虞時契爲司徒稷爲司馬伯禹爲司空咎繇爲士唐虞燮司事官五雉爲五工正利器

用正度量夷民嘗也唐虞時衆作共工益作朕虞之類九雇爲九農正扈

民穰淫皆也

宋仲尼言天子失官學杜四夷蓋明堂之灋廢而歷代之官制亦亡

楚語觀射父曰少暎之衰九黎亂德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昭廿九年蔡墨曰五行之官是爲五官木正曰句芒火正

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諱冥土正曰后土獻子曰獻

范鞅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暎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

契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爲句芒該爲蓐收脩及契爲諱冥

世不失職遂濟窮桑正義曰此五官皆杜高陽之世案杜氏文八季注云高陽帝顓頊之號

古文尙書虞夏書堯典曰乃命羲咻

鄭氏注云高辛氏之世命重為南正司天

犁為火正司地堯育重犁之後羲氏咻氏之子賢嘗掌舊

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其時官名蓋曰稷司徒

又曰分命羲仲

鄭氏注云官名蓋荀為秩宗夏為司馬姝為士冬為共工仲叔亦羲咻之子堯既分

陰陽為四時又命四子為之官又主四嶽之事是為四嶽掌四時審字曰仲叔則掌天地審其曰伯乎

申命羲叔又曰分命咻仲又曰申命咻叔

堯典曰月正元日羸假于文祖

羸至明堂命官也

詢于四岳闕四

門明四目達四聰咨十有二牧曰會哉惟時柔遠能邇懌

德允元而難壬人蠻夷率服羸曰咨四岳有能奮庸燮帝

之載

鄭氏注云載行也

使宅百揆亮采惠鳴僉曰伯禹作司空帝

曰兪咨禹女平水土惟時懋哉禹拜稽首讓于稷禹皋咎

繇帝曰俞女徃哉帝曰弃黎民祖飢

鄭氏注云祖讀為阻阻厄也

女后

稷播時百穀

鄭氏注云時讀曰詩

帝曰禹百姓不親五品不遜

今文作訓

女作司徒敬尊五教杜寬帝曰咎繇蠻夷猾夏寇賊姦宄

女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

鄭氏注云三就違野也市翰也甸師氏也

五流有

宅五宅三尻

鄭氏注云宅讀曰咤懲艾之罷五咤者是五種之罷三處者若周之夷服鎮服蕃服惟

明克允帝曰曷若予工僉曰塋哉帝曰俞咨塋女共工塋

拜首讓于及析泉伯與帝曰俞徃哉女鰭帝曰曷若予

上下艸木鳥獸禹曰益哉

俗本禹作僉

帝曰俞咨益女作朕虞

鄭氏注云言朕虞重鳥獸艸木案言朕虞所謂盡物之性也

益拜首讓于朱虎夔

帝曰俞徃哉女鰭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祀

鄭氏注云天事地事

人事之

僉曰伯夷帝曰兪咨伯女作秩宗

鄭氏注云主

次秩算卑

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詣首讓于夔龍帝曰兪徃欽哉帝

曰夔命女典樂教胄子

鄭氏注云國子也

直而溫寬而臬剛而繇

虐簡而繇教詛言志歌永言

鄭氏注云歌所長言詩之意

聲依永律

聲

鄭氏注云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蘇也

八音克諧繇相奪倫神人以

蘇

鄭氏注云祖考來假羣后德讓其一偶也

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習

鄭氏

注云百獸服不氏所養也率習言音蘇也

帝曰龍朕望讒說殄行震驚朕師

朕師猶言我民所謂盡人之性也

命女作內言夙夜出內朕命惟允帝曰

咨女二十有二人欽哉惟時亮天功

鄭氏注云十二牧禹坐益朱虎篋翼伯夷

夔龍皆月正元日假于文祖時所敕命也馬融曰稷禹咎繇皆尻官久有成功俱述而美之繇所優敕禹及塗已下

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
人與鄭異也 案此爲明堂命官故政之事

日誓曰大戰于日乃召六卿王曰饗六事之人予誓告女
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

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

大卜典司六典

鄭氏注云典灋也此蓋殷時制也周祗大
宰爲天官大宗曰宗伯宗伯爲蕃官大史

以下屬焉大
士以神仕睿

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司士司寇典

司五衆

鄭氏注云衆諸羣臣也此亦殷時制也周則司士
屬司馬大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爲六官

天子之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艸司器司貨典司六職

鄭氏注云主藏六物之稅饗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
徒司土土均也司木山虞也司水川衡也司艸稻人也司
器角人也司
貨什人也 天子之六工曰土工金工石工木工獸工艸

工典制六材

鄭氏注云此亦殷時制也周則皆屬司空土

也木工輪輿弓廬匠車梓也獸工函鮑鞞韋裘也唯州工職也蓋謂作翟華之器

鄭志崇精問隗氏云鄭云三王同六卿殷應六卿此云

五官何也隗氏荅曰殷立天官與五行其取象異余

余攷少畧之紀官而知殷以肖猶循其制也曲禮載殷

之制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次五官次六府次六工六

大大音猶五鳥也五官猶五鳩也六工猶五雉也六府

猶九雇也少畧紀官先歷正司分以下屬焉殷時建官

先天官大史以下屬焉五鳥班五鳩之上六大尻五官

之首先天地而後人事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而以

五行命官謂之五官制少變于肯矣燮猶命南正重司
天以屬神火正黎司地以屬民司天者五鳥之職也司
地者五鳩之職也而使木正火正爲之其兼官之始與
堯之羲味主名御象仲叔主四時初不異于少昊也四時
之官分宅四口謂之四岳位杜稷僕之上堯舜求禪命
官則咨之周官六卿亦分天地四時但冢宰天官繇司
名御之事唯蒿官之屬太史掌之下大夫之職也燮顧命
太史序太宗之上蒿炆傳謂天子之日官尻卿以辰日
古制猶未泯也蓋上古天官斟酌元氣典調陰陽故生
爲上公歿爲貴神是算是奉及夫羲味涵淫而廢時日

程伯失官而爲司馬自是以後周有萇宏魯有梓慎晉
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楚有唐鄴皆有其術而隸
其德不聞加之諸卿之又也漢武卜古置太史公位杜
丞相之上其猶鳳鳥司御名日官尻卿之義乎噉當時謂
文史星御名近乎卜祝之間主上所戲弄倡優畜之苟非
其人道不虛行雖復古何益哉松崖文集

周禮曰惟王建國辨正位

辨正位如震東兌西之類
正位如離爲明望是也

體國

經野設官分職以爲民極乃立天官冢宰使帥其屬而掌
邦治以左王均邦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左
王安撫邦國蒿官宗伯使帥其屬而掌邦禮以左王和邦

國憂官司馬使帥其屬而掌邦政以左王平邦國煠官司

寇使帥其屬而掌邦禁以左王刑邦國

冬官篇

偽尙書周官雖載六卿而剛天地四時之名又譜鄉老

掌教化之官爲三公

周禮鄉老每二鄉公一人則六鄉三公也鄉大夫每鄉卿一人王制

三老五更盧植注云選三公老者爲三老卿大夫中之老者爲五更

及大子三孤之官

戴

禮保傳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太子宴者也

劉之六卿之甫剛天地四時之

名而明堂建官之制也譜三公三孤之官而明堂建官

之灋亂矣

禮記明堂位曰有虞氏官五十夏后氏官百殷二百周三
百鄭氏注云周之六卿其屬各六十則周三百六十官

也此云三百審記時冬官亾矣

冬官亾于晚周故明堂之灋其詳不可得而聞疑孟子

亦未之見也

周官司祿闕故孟子止聞其略

明堂行政

明堂月令順時行政故陰陽蘇季穀豐大平洽不順時

令謂之反令

反令二字見蔡氏月令問答

尚書咎繇謨曰改

古文撫

于五辰廣續其凝

鴻範曰三曰農用八政又曰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祀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大戴禮少閒篇曰成湯作八政命于總章

殷尙白故命于函堂

明堂月令曰孟蓄命相布德和令

續漢書禮儀志立蓄之日下寬大詔曰制詔三

公方蓄東作敬始慎微動作從之臯非殊死且勿案驗以
顛立殊注月令曰命相布德和令蔡邕曰卽此詔之謂也

行慶故惠下及兆民慶賜遂行母有不當 仲蓄安萌芽

蒼幼老孺諧孤擇元日命民社命有司省囿園去桎梏母

隸掠止獄訟 季蓄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發倉廩賜貧

窮振乏絕開府庫出幣帛周天下勉諸侯聘名士禮賢者

孟憂令民毋艾藍以染毋燒灰毋暴布門閭毋閉關市

毋索挺重囚益其食游牝別羣則絜騰駒班馬政 季憂

命澳師伐蛟取鼉登龜取鼈命澤人內材葦是月也樹木

方盛乃命虞人入山行木毋有斬伐不可以興土功不可

以合諸侯不可以起兵動衆毋舉大事以搖蒼氣毋發令而待以妨神農之事也 孟烱天子乃命將帥選士厲兵簡練桀俊專任有功以征不義詰誅黷慢以明好惡順彼遠亡是月也命有司修灋制繕囹圄具桎梏禁止姦愆擧哀務搏執命理瞻傷察創視折審斷決獄訟必端平戮有辜嚴斲刑 仲烱蒼衰老授几杖行糜粥歛會乃命司服具飭衣裳文繡有恆制有小大度有長短衣服有量必循其故冠帶有常乃命有司申嚴百刑斬伐必當毋或桎撓桎撓不當反受其殃凡舉大事毋並大數必順天時慎因其類 季烱申嚴號令命百官賚賤糶不務內以會天地

之藏糶有宣出 孟冬命太史釁龜筮占兆審卦吉凶是
察阿黨則臯糶有掩蔽命百官謹蓋藏命有司循行穡聚
糶有不斂坏城亭戒門閭修鍵閉慎筦籥固封疆修邊竟
完嬰塞謹關梁寢奚徑飭喪紀 仲冬飭死事命有司曰
土事毋作慎毋發蓋毋發室屋及起大衆以固而閉是月
也命奄尹申官令審門闈謹房室必重閉省婦事毋得淫
雖有貴戚近習毋有不禁是月也可以罷官之糶事去罷
之糶用耆 季冬天子乃與公卿大夫共飭國典論時令
以待來歲之宐

大傳曰聖人南面而聽天下

明堂聽政

所且先耆五而民不與

焉五皆皆使民與仁之事而一曰治親謂推祖考以配天

孫翁治翼弟二曰報功功故于民則祀之明堂月令孟

曰舉賢四曰使能明堂四郊之學舉賢能五曰存志存存

老志恤孤也尚書大傳載明堂

孟子曰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宣王僭禮立明堂

子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之堂也王欲行王

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替者文王之治

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隸禁臯人

不帑老而隸妻曰鰥老而隸夫曰寡老而隸子曰獨幼而

隸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隸告者文王發政故仁

必先此四審詩云胥矣富人哀此惇獨

呂覽驕恣篇曰齊宣爲太室大益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

之大具之三季而未成蓄居諫而上

案明堂中央爲太室太室猶世室也夏后

氏稱明堂爲世室則宣王爲太室卽明堂也當時羣臣諫者必多蓄居其一也故宣王云人皆謂我毀明堂

橫渠張子曰孟子之明堂必是齊緣周公有明堂以朝

諸侯以天子之禮自處故作此堂于國中非周嘗置之

于泰山之下案明堂之制自有十二月之政巡守至此

亦暫處介冑用設是

橫渠之說達勝趙岐

荀子王制篇曰王審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田野什一關市譏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濫而不稅相

地而衰政

楊倞注云衰變也

理道之遠近而致貢通流財物粟米

糴有滯留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

楊倞注云歸猶饋也移轉也言

通商及轉輸相救糴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

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

勞糴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

楊倞注云言糴有淡隔之國不

爲王者趨使而安樂政教也

夫是之謂人師

明堂太學同處作之君作之師故曰人師

是王

皆之灋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

以下明堂四極

吠而中國得而

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吠而中國得而

財之東海則有紫結魚鹽焉吠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

則有皮革文旄焉吠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

人足乎負農人不斲削不甸冶而足械用工賈不耕田而

足菽粟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

漢書魏相傳相明易經有師瀆又數表采易陰陽及明堂月令奏之曰東丙之神大暉乘震執規司蒿南丙之神炎帝乘離執衡司憂西丙之神少暉乘兌執槊司炁北丙之神顓頊乘坎執權司冬中央之神黃帝乘坤艮執繩司下土茲五帝所司各有時也東丙之卦不可以治西丙南丙之卦不可以治北丙蒿興兌治則饑炁興震治則孽冬興離治則泄憂興坎治則電明王謹于算天慎于養人故立羲和之官以乘四時節民事君動靜以道奉順陰陽則日

月光明風雨時節寒暑調蘇三省得敘則災害不生五穀
輒絲麻遂艸木茂鳥獸蕃民不夭疾衣食有餘若是則君
尊民說上下凶怨政教不韋禮讓可興

後漢書魯恭傳初和帝末令麥秣得案薄刑而州郡好以
苛察爲政因此遂成憂斷獄恭上疏諫曰臣伏見詔書敬
若天時惠念萬民爲崇蘇氣鼻非殊死且勿案驗進柔良
還貪殘奉時令

章懷注云言順月令以行事也

所以助仁德順界天致蘇

氣利黎民皆也舊制至立秣乃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季以
來改用孟憂而刺史太守不淡惟息民息事之原進良還

殘之化

章懷注云月令曰孟憂命大尉贊桀俊家賢良舉長大行盡出祿必當其位

因呂盛憂

徵召農人拘對攷驗連滯竊已司隸典司京師四仁是則

而近于蓄月分行諧部託言勞來貧人而竊測隱之實煩

擾郡縣廉攷非急逮捕一人臯延十數上苗時氣下傷農

業案易五月姤用事

章懷注云東觀記曰五月姤卦用事姤卦巽下乾上初六一陰爻生五月

之卦也

經曰后以敝命詰四仁

章懷本詰作詰案陸氏易釋文詰四仁鄭作詰起一反止

也王肅同是古文易作詰下文云止四仁行省明魯恭所引亦作詰唐人已不識古文故仍用王弼之說

言君

以憂至之日敝命令止四仁行省所以助敎陰也行省尚

止之況于肅召攷掠奪其時哉比季水旱傷稼人飢流宄

章懷注云宄械也

今始憂百穀權輿陽氣胎蒼之時

乾初九伏巽下故云胎蒼

自三月以來陰寒不暝物當七變而不被蘇氣月令孟夏

斷薄刑出輕繫行炁令則苦雨數來五穀不孰又曰仲夏
挺重囚益其食行炁令則艸木零落人傷于疫夫斷薄刑
皆謂其輕梟已正不欲令久繫故時斷之也臣愚以爲今
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決獄案致皆已立炁爲斷已順時
節育成萬物則天地已蘇刑罰以清矣

又曰初肅宗時斷獄皆以冬至之甫自後論者互多駁異
鄧太后詔公卿以下會議恭議奏曰夫陰陽之氣相扶而
行發動用事各有時節若不當其時則物隨而傷王嘗雖
質文不同而竑道變四時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
造而所據皆夏之時也

章懷注云謂氣候及星辰昏旦皆夏時也

其變者唯正

朔服色犧牲徽號器械而已故曰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易曰潛龍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陽氣潛藏未得用事雖與噓萬物養其根莖而猶盛陰杜上地凍水久陽氣否隔閉而成冬故曰履霜堅久陰始冰也馴致其道至堅久也言五月敘陰始起至十一月堅久至也夫王者作因時爲灋孝章皇帝灋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章懷注云三正也三微也定律箬令冀承天心順物性命以致時邕燮從變改以來季歲不孰穀賈常賤人不寧安小吏不與國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臯賊不問曲直便卽格殺雖有疑臯不後讞正一夫訐讐王道爲虧況于衆乎易十二月七月當作十

一月君子以議獄緩死章懷注云易中孚象辭也可令疑注同舉使詳其灋大辟之科盡冬月乃斷其立蒿杜十二月中皆勿以報囚如故事後卒故行

明堂清廟

穎容蒿炆釋例曰太廟有八名其體一也肅然清靜謂之清廟告朔行政謂之明堂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堂則曰明堂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

周頌序曰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翰諸侯率以祀文王晉詩云於穆清廟肅邕顯相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

越杜天駿奔走杜廟不顯不承霖射于人斯

蔡邕獨斷曰清廟一章八句洛邑既成諸侯相見宗祀
文王之所歌也

又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

桓二年夕傳曰夏四月取郕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廟非

禮也

周禮陳寶于明堂故以郕大鼎內于大廟顧命陳寶中庸陳其宗器皆杜明堂也魯取宋之奸賂顯之大

非禮

臧哀伯諫曰君人者將昭德寔章以臨照百官猶

懼或失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席茅屋大路越席
大羹不致粢食不繫昭其儉也衮冕黻珽帶裳幅冒衡紘
紘紘昭其度也藻率鞞璆璠厲游纓昭其數也火龍黼黻

昭其文也五色比象昭其物也

杜氏注云車服器械之有五色皆以比象天地四

以示罷物不虛設

錫鸞銖鈴昭其聲也三辰旂旗昭其明也夫德

儉而有度登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罔百

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叡易紀律服虔解詁云大路

木路祀天車也越席結抵艸以爲席也藻畫藻率刷巾礼

有刷巾鞶大帶厲是大帶之衆皆纓如索帶今鞶輿大駕

有之三辰日月星也謂之辰審辰時也日以炤晝月以炤

夜星則運行于天民得取其時節故謂之辰旂九旂之總

名鸞杜鑣銖杜衡

明堂配天之祭郊特牲曰粢粢車饗其質也服以大路

爲木路得之

案清廟茅屋以下皆紀明堂之制度及祭祀翰觀之車服也明堂大廟肅嘖清靜以茅蓋屋故云清廟茅屋大路木路祀天車越席彙稽之郊席也大羹不致所謂至敬不啻味也案會不繫象天地之性也凡此皆反本修古而不忘其初故云昭其儉也其度數之制正義備矣其言曰鄭覲禮注云上公袞黻升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是袞有度也冕則公自袞以下侯伯自鷩以下是冕有度也黻則諸侯火以下卿大夫山是黻有度也珽則王象不同長短亦異是珽有度也袞鷩鷮冕裳四章義

冕希冕裳二章是裳有度也鄭履人注云王吉服冕有三等赤冕爲上冕服之冕下有白冕哭冕王后祭服冕有三等廟諱冕爲上禕衣之冕下有青冕赤冕是冕有度也統則人君五色臣則三色是統有度也天子朱紘諸侯青紘是紘有度也其帶幅衡綖則纁以言之藻有五采三采之異是藻率有數也毛詩說容刀之飾云天子王璫而珽珽諸侯盪璫而璆珽是鞞璫有數也王藻云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又大夫以上帶廣四寸士廣二寸是鞞厲有數也王路十二游金路九游是游有數也王路纓十有二就金路纓九就是纓有數也

棟謂上言清廟茅屋昭其儉也下言火龍黼黻錫鸞龠
鈴三辰旂旗質文相濟乃爲明備袁準論茅茨采椽至
質之物建日月棄王輅以處其中爲非其類豈未聞于
古礼乎郊特牲稱祭之日王被袞以象天戴冕璪十有
二塗則天數也棄繁車饗其質也旂十有二流龍章而
設日月以象天也禘郊同礼則上文大路越席袞冕黻
琕藻率鞞璫三辰旂旗皆祭天之車服杜注孔疏皆不
能詳失古義矣杜唯釋五色比象一條合于明堂之制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取其宗祀之貌則曰清廟取其正
室之貌則曰大廟取其算崇則曰大室取其向明則曰

明堂取其四門之學則曰大學取其四面周水圍如壁則曰辟廱異名而同事其實一也芻秣因茲取宋之奸賂則顯之大庠以明聖王建清庠明堂之義經曰取部大鼎于宋戊申內于大庠傳曰非禮也君人皆將昭德寔韋故昭令德以示子孫是以清庠茅屋昭其儉也夫德儉而有度升降有數文物以紀之聲明以發之以臨暋百官百官于是乎戒懼而不叡易紀律所以明大教也以周清庠論之茲大庠皆明堂也茲禘祀周公于大庠明堂猶周宗祀文王于清庠明堂也禮記檀弓曰王齊禘于清庠明堂也

檀弓逸文

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禮

記明堂位曰大廟天子曰明堂又曰成王幼弱周公踐
天子位以治天下翰諸侯于明堂制禮作樂頒度量而
天下大服成王以周公爲有勳勞于天下命茲公世世
禘祀周公于大廟以天子禮樂升歌清廟下管象舞所
以異茲于天下也取周清廟之歌歌于茲大廟明茲之
大廟猶周之清廟也皆所以昭文王周公之德以示于
孫睿也

王隆漢官篇曰是古睿清廟茅屋 胡廣注云古之清廟
以茅蓋屋所以示儉也今之明堂茅蓋之乃加瓦其上不

忘古也

後漢志注

禮記樂記曰樂之隆非極音也會饗之礼非致味也清廟
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唱而三歎有遺音皆矣大饗之礼尚
肆酒而俎牲魚大羹不盪有遺味皆矣

案清廟大饗皆明堂配天之祭故不極音不致味

明堂大道錄卷五終

明堂大道錄卷六

東吳 惠棟 學

明堂配天

古之帝王生有配天之業，焮高配天之祭。堯、舜曰：若稽古帝堯，鄭注云：稽，同也。古天也，言能順天而行，與之同。

功舉陶謨曰：若稽古舉陶，鄭以舉陶下屬爲句。

是帝堯配天之事也。大戴禮

三朝記曰：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作物，配天是夏王配天之事也。多士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此殷。王配天之事也。中庸叙堯、舜文武，卽繼以天下至聖，凡有血氣，皆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是自古帝王配天之義。

也故四代制禘郊祖宗皆配天之禮禘嘗遠祖配天也
郊嘗始祖配天也祖宗配天也宗嘗考配天也古嘗
四廟親盡則毀而配天之禮不廢詳禘說

禮記祭灋曰祭灋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
夏后氏亦禘黃帝而郊鯀祖顓頊而宗禹殷人禘嚳而郊
冥祖契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鄭
氏注云禘郊祖宗謂祭祀以配食也此禘謂祭昊天于圓
墜也祭上帝于南郊曰郊祭五帝五神于明堂曰祖宗祖
宗通言余下有禘郊祖宗孝經曰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明堂月令萬曰其帝大畀其神句芒夏曰其帝炎帝

其神祝融中央曰其帝黃帝其神后土焮曰其帝少昊其
神蓐收冬曰其帝顓頊其神廟諱冥有虞氏以上尙德禘郊
祖宗配用有德嘗而已自夏以下稍用姓氏代之先後之
次有虞氏夏后氏宜郊顓頊殷宜郊嚳 鯀安生義疏云
有虞氏禘黃帝嘗謂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于圜墜大禘
之時以黃帝配會而郊嚳嘗謂正建寅之月祭感生帝于
南郊以嚳配也祖顓頊而宗堯嘗謂祭五天帝于明堂以
顓頊及堯配之也祖始也宗尊也其夏后氏以下禘郊祖
宗其義亦繁但所記之人當代各別虞字文單故以有字
配之嚳義例也后君也殷周稱人以人所歸徃故也

魯語展禽曰有虞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堯而宗舜夏后氏禘黃帝而祖顓頊郊鯀而宗禹商人禘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周人禘嚳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 韋氏注云賈侍中云有虞氏舜後杜屢殷爲二王後故有禘郊祖宗之礼也昭謂此上四嘗謂祭天以配會也祭畀天子圜墜曰禘祭五帝于明堂曰祖宗祭上帝于南郊曰郊有虞氏出自黃帝顓頊之後故禘黃帝而祖顓頊舜受禪于堯故郊堯禮祭灋有虞氏郊嚳而宗堯與此異嘗舜杜時則宗堯舜崩而子孫宗舜故郊堯介虞夏俱黃帝顓頊之後也故禘祖之礼同虞以上上德夏以下親親故夏郊鯀也商

人禘。禘，當為馨字之誤也。禮祭灋曰：商人禘馨，馨，僕父商之先故禘之。鄭後司農云：商人宜郊，僕也。周人禘馨，馨，稷之父，稷周始祖也。祖文王而宗武王，此與孝經異。嘗商家祖，僕，周公初時亦祖，后稷而宗文王。至武王雖承文王之業，有伐紂定天下之功，其庶不可以毀故。先推后稷以配天，而後更祖文王而宗武王。

舊書書司禮少常伯郝處俊上言：虞氏禘黃帝郊，馨，夔禘黃帝郊，馨，殷禘，馨，郊，冥周禘，馨，郊，稷鄭謂禘，嘗祭天園，塋郊，嘗祭上帝南郊，崔靈恩說：夔正郊天王，嘗各祭所出，帝所謂王，嘗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則禘。

遠祖郊始祖也

大戴禮三翰記曰子曰咎虞禩以天德嗣堯禩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乃攝姚姓于陳作物配天

少傳哀元季伍員曰少康復禹之績祀曼配天不失舊物尚書多士曰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配天其澤 史記迄

世家多士稱曰自湯至于帝乙纘不率德明祀帝纘不配天皆

詩文王曰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 毛傳云帝乙已上也儀禮喪服傳爲人後章曰大宗皆尊之統也譜侯及其大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 鄭氏注云大祖皆始封之

君始祖嘗感神靈而生若稷俶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自出謂祭天也

喪服小記曰王嘗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

大傳曰禮不王不禘王嘗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

漢書韋諱廟成傳丞相諱成等四十四人奏議曰祭義曰

王嘗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

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爲立廟親盡也始祖不立廣或是虞

憂之礼商書五世之廟可
以觀德則商始祖有廟

董子縣露曰天地嘗萬物之本先祖之所出也

大司樂于闈墜匱澤降神合四郊之帝而禘于宗廟天子

宗廟爲明堂謂之大饗天地皆先祖之所出禘嘗禘其祖之

所出以其祖配之王肅聖證論以此禘黃帝是宗廟五
季祭之名故小記云云謂虞氏之祖出自黃帝以祖顓
頊配黃帝而祭故云以其祖配之其言不經亂經嘗其
肅乎

易豫象傳田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孝經子曰人之行莫大于孝孝莫大于嚴父嚴父莫大于
配天則周公其人也嘗嘗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
王于明堂以配上帝 鄭稱注云上帝嘗天之別名也郊

禘二主故異其處避后稷也 南齊書何佟之議孝經是
周公尸攝時禮祭禘是成王反位後所行故孝經以文王
爲宗祭瀆以文王爲祖又孝其大于嚴父配天則周公其
人也尋此旨寧故成王乎若孝經所說審是成王所行則
爲嚴祖何得云嚴父耶

漢書平當傳當上書曰咎帝堯南面而治先克明俊德
以親九族而化及萬國孝經曰天地之性人爲賢人之
行其大于孝孝其大于嚴父嚴父其大于配天則周公
其人也夫孝子善述人之志周公既成文武之業制作
禮樂修嚴父配天之事知文王不欲以子臨父故推而

序之上極于后稷而以配天此聖人之德亾以加于孝也

詩序曰我將祀文王于明堂也詩曰我將我高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

詩序雖禘太祖也鄭氏以大祖為文王其詩曰宣哲維人文武維后此祖文王而宗武王之事

荀子禮論曰禮有三本禮明堂之禮天地者生之本也董子縣

地者先祖之所出也先祖者類之本也類編嗣詳九經古義天子及

祖君師者治之本也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禘天地惡生

禘先祖惡出禘君師惡治明堂之禮祭天宗祀三嘗偏亾

焉。黷安人故禮上事天下事地。算先祖而隆君師是禮之

三本也。故王嘗天，太祖

以天爲大祖，猶諸侯之始祖。

猶諸侯不敵壞

始祖百世

不擗故不敵壞

大夫士有常宗

繼別爲宗

所以別賢始，賢始得

當作德

之

本也。郊止乎天子而社止于諸侯，道及士大夫

道行也，五祀之一天

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

所以別算嘗事，算卑嘗事卑

配天之義

附

郊特牲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此所以配上帝也。鄭

氏注云：言俱本可以配。

又曰：郊之祭也，大報本反始也。

公羊宣三季傳曰：郊則曷爲必祭稷？王嘗必以其祖配。王

嘗則曷爲必以其祖配自內出嘗禘匹不行自外至嘗禘
主不止 何休注云祖謂后稷周之始祖配配會也王嘗
曷爲必以其祖配據方父事天匹合也禘所與會合則不
行必得主人乃止嘗天道闇昧故推人道以接之不以文
王配嘗重本尊始之義也故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宗
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上帝五帝杜大微之中迭生子
孫受王天下

郊于南郊南郊之祭所謂自內出嘗禘匹不行禘于明
堂明堂之祭所謂自外至嘗禘主不止詳禘說

荀子大略篇曰配天而有下上嘗先事慮事先患慮患

明堂配會

明堂之灋冬至降神以饗配南郊配天以稷配五郊迎氣還于明堂以文王配中炁大饗五帝以文武並配祭灋功故于民則祀之一帝配天功臣從祀故大禘大嘗大烝功臣皆祭配會之禮所從來尚矣

古文般庚曰茲予大享于先王介祖其從與享之 偽孔

氏注云古嘗天子錄功臣配會于廟

尚書二十八篇偽孔氏注采譜馬融主肅

其言間有可取者

鄭氏注云大高烝嘗也

案大烝大嘗禘皆配天之祭功臣與享詳禘說

呂氏蒿焮慎大覽曰湯立爲天子祖伊尹世世享商

祖伊尹高氏不得其解周書祭公篇曰王曰祖祭公又

曰我亦惟若文祖周公別祖召公案周書祭公緇衣以

爲祭公之顧命

今本祭
譌作葉

於公將死此當配會故云祖祭

公周召已在配會之別故云文祖別祖大傳有祖宗之

祭功臣亦焚呂覽祖伊尹世高商與祖祭公及祖周

公召公同義洛誥日記功宗以功作元祀少傳成十四

季衛定姜以孫林父爲先君宗卿之嗣漢書蕭何傳論

爲一代之宗臣慶流苗裔皆功臣配會稱祖宗之事也

周禮夔官司勳曰凡有功者銘書于王之大常祭于大丞

司勳詔之

鄭氏注云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

其人與其功也死則于發先王祭之詔謂告其神以辭也
般庚告其卿大夫曰茲予大言于先王介祖其從與高之
是也今漢祭功臣于廟庭

劉敞七經小傳曰案發常祀禘言大嘗大發其禘禘與
何休公羊傳注云禘所以異于祫嘗功臣皆祭也

詩序曰長發大禘也其末章云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
阿衡實左右商王

顧氏棟高云長發之言阿衡可爲祭功臣之明證

文二季少傳鄭嚙曰周志有之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

見周

大
審
大
匪
篇

通典功臣配高下高堂隆議曰周志曰勇則害上不登
于明堂其用之謂勇

其用死國用

言有勇而黷義死不登堂

而配會

高堂氏魏人猶有兩漢家濼故此說獨勝于服杜

明堂月令曰仲夏之月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
實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大學志曰禮士大夫學于聖人
善人祭于明堂其黷位者祭于大學

大司樂曰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
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

鄭氏注云或曰祭于瞽宗祭于廟中

案廟中指明堂或說良是

尚書大傳五行傳曰六沴之禮其祀也曰若介神靈洪祀
六沴是合 鄭氏注云神靈謂木帝大暎火帝炎帝土帝
黃帝金帝少暎水帝顓頊木官句芒火官祝融土官后土
金官蓐收水官諱冥皆是也古者生能其事死杜祀典配
其神而會合猶爲也六沴是神靈所爲

明堂助祭

明堂有四門天子行配天之祭四門之諸侯各以其職
來助祭祀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故祭義曾子曰夫
孝置之而寔乎天地溥之而橫乎四海故之後世而辯

翰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四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詩云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燹思不服此之謂也曾子此言可謂算所聞而高明矣

周語祭公謀父曰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

服蠻夷蠻服戎翟荒服甸服

章氏注云侯日祭

祭侯服

章氏注

注云侯月祀

賓服

昏

章氏注云侯時昏也昏獻也周禮甸圻二歲而見男圻三歲而見采圻四歲而

見衛圻五歲而見其見也皆以所貢助祭于

廟孝經所謂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昏也

要服

章氏注

注云侯歲貢也

荒服

昏王

章氏注云周禮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各以其所賢寶為摯故詩曰自彼

氏羌莫敢下求王

日祭

橫渠理窟曰國語言日祭禮中豈有日祭之禮此正謂三季之中不徹几筵故日祭

朝夕之饋猶定月祀即明堂時高歲貢終王劉歆曰大禘則終王虞喜

曰終禘及郊宗石室

漢書韋

廟諱

成傳劉歆曰大禘則終王服虔注云蠻夷終

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其大禘之祭也虞喜云終

禘及郊宗石室說文亦云周禮有郊宗石室終禘嘗三

季嘗畢之祭謂之吉禘郊祀主也宗宗祀主也石室

禘祀主也皆據毀廟之主義詳禘說周禮郊祀宗祀之主廟皆不毀唯帝

學之主減于石室猶詩之闕宮

詩清廟曰於穆清廟肅邕顯相毛傳曰肅敬邕味相助也鄭箋云周公之祭清廟也

其禮儀敬且味又諸侯有充明簪見之德者來助祭正義云書傳云肅邕顯相注云四溥敬味明德來助祭以敬味

爲諸侯嘗義得四通也濟濟多士秉文之德對越杜天駿奔走杜廟

不顯不承繅射于人斯鄭箋云諸侯與衆士于周公祭文王俱奔走而來杜廟中助祭是不

充明文王之德承

順文王之志與

孝經子曰替嘗明王之以孝治天下也不敵遺小國之臣

而況于公侯伯子男乎故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魏真

克注云萬國舉其大數也言行孝道以理天下皆得歡心則各以其職來助祭也又曰替嘗周公

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是以四海

之內各以其職來助祭

鈞命洩釋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地祭天南郊就陽

位祭地北郊就陰位后稷爲天地主文王爲五帝宗通典

四十五

禮器曰大饗其王事與三牲魚膾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籩豆之薦四時之味氣也內金示味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肖剝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黍絲纊竹箭與衆共財也其餘黷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其出也肆憂而送之益重禮也

陳氏祥道曰此經曰大饗其王事與大傳曰不王不禘則大饗皆宗廟之大禘也鄭氏以爲祫祭誤矣

尚書大傳曰乃女其悉自學功悉盡也學効也傳曰當其効功也於卜洛邑營成周改正朔立宗廟序祭祀易犧牲

制禮作樂一統天下合餼四溥而致諸侯皆其不依紳端

冕以奉祭祀者

鄭氏注云紳大帶也

其下其不自悉以奉其上者其

不自悉以奉其祭祀者此之謂也盡其天下諸侯之志而

効天下諸侯之功也廟者貌也其以貌言之也宮室中度

衣服中制犧牲中辟

鄭氏注云辟瀆也

殺者中死割者中理擗弁

當是拊埽字

者爲文爨竈者有頌柶杙者有數

鄭氏注云杙者繫牲者也

大

廟之中續乎其猶模繡也

鄭氏注云言文章之可觀也模所標文章之範

天下諸

侯之悉來進受命于周而遐見文武之尸者千七百七十

三諸侯

鄭氏注云八州州二百一十國畿內九國此周所因于殷九州諸侯之數

皆其不馨

折王音金聲王色

鄭氏注云磬樂器其形因折王音金聲言其宏毅之調也

然後周公

與升歌而弦文武

鄭氏注云與諧侯升歌文王武王之德又以琴瑟播之

諸侯杜廟

中皆伋然淵其志

鄭氏注云伋讀曰播播然變動貌

惏然若復見

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

鄭氏

注云子成王也

及執俎抗鼎執刀執匕皆負膺而歌憤于其情發

于中而樂節文

鄭氏注云卑賤皆尚然而况算費者乎

故周人追祖文王而

宗武王也

追祖文王而宗武王則大傳此篇為明堂之祭明矣

是故周書自太誓就

召誥而盛于洛誥口故其書曰揚文武之德熉率對天命

蘇恆繁邦四民是以見之也孔子曰吾于洛誥也見周

公之德究明于上下勤敬四民有作穆穆至于海表其敬

不來服其敵不來高以勤文王之鮮先以揚武王之大製

而天下大治故曰聖之與聖也猶規之相周矩之相口也

鄭氏注云
曰言大祖

魯語曹劌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韋昭注云助祭受政命也

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

荀子正論篇曰五祀執薦嘗百人侍函房楊倞注云國語曰廩禽曰禘郊

祖宗報此五嘗國之祀典也皆王嘗親臨之祭薦謂所薦陳之物籩豆之屬也函房函廂

明堂治祿

伏羲作八卦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

歲再閏故再扚而後掛此定朔之本也明堂以告朔為

先故堯典命羲昧首敘之周書月令所載尤詳其書亡

今孖于呂氏之紀憂惟小正孖商則凶矣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獲寶鼎迎日推筴

少傳昭十七季郊子曰我高祖少嗥擊之立也鳳鳥適至

故紀于鳥爲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御名正也猶唐之廟諱鳥氏

司分嘗也伯趙氏司至嘗也青鳥氏司啓嘗也丹鳥氏司

閉嘗也分至后閉猶唐之義味仲叔

楚語觀射父曰少嗥之衰九黎亂德顛頊受之乃命商正

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韋氏注云火當爲北

五帝本紀曰帝嚳御名日月而迎送之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乃命羲和欽若冏天御名象日月

壘辰敬授民時分命義中宅擗夷曰暘谷寅賓出日鄭氏注云

蒿分平艷東作平古文辨日中壘鳥以殷中蒿鄭氏注云日中

不見者齊壘鳥難卒民析鳥獸字微申命義叔宅南郊鄭氏

火之仁殷中也注云憂不言曰明艷三字者摩滅平艷南為敬致日永壘

也案鄭據今文尚書有此三字火鄭氏注云日長者日見之漏以正中壘卒民因鳥獸稀

革鄭氏注云獸毛疏云憂時分命味中宅曰柳穀鄭氏注云圃者

之兌山案寅餞內日鄭氏注云平艷圃成宵中壘虛鄭氏

兌正圃也注云夜中者日不見之漏以殷中秣卒民夷鳥獸毛說

與見者齊虛元武中宿也云毳仲秣鳥獸毛威可申命味叔宅朔曰幽都平杜朔

易日短壘鄭氏注云日短者日見之漏四十以正中冬

阜民與鄭氏注云鳥獸廢毛帝曰咨女羲泉味棋三百有

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鄭氏注云以閏月推四時使居開分至不失其

常蕃之用成歲御名將允釐百工度續咸熙授民時且記時事

尚書堯典正義曰少傳稱少皞氏以鳥名官五鳩氏即

周世之卿官也五鳩之外別有鳳鳥氏御名正也班杜五

鳩之上是上代以來皆重御名數故知堯于卿官之外別

命羲味掌天地也于時羲味似算于諸卿後世以來稍

益卑賤周禮大史掌正歲季以序事即古羲味之任也

桓十七季少傳云日官尻卿以辰日猶尚算其所掌

楚語觀射父曰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嘗使復典之韋氏

注云育長也堯繼育重黎之後使復典天地之官義氏味氏是也 以至于夏商夏之義味

禮序殷官云天子建天官光六大則 故重黎氏世敘天地

而別其分主嘗也其杜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

其官守而爲司馬氏

韋氏注云失官謂失天地之官

漢書成帝紀陽朔二年詔曰替杜帝堯立義味之官命以四時之事令不失其序故書云黎民於蕃時邕明以陰陽爲本也

禮運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

時焉

鄭氏注云得夏四時之書也其書杆者有小正

周語單襄公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

案禮運孔子先言大道之行而及禮繼言憂殷之道而及憂時坤乾蓋二書皆大道之寄也憂有大正有小正大正者卽周語所稱之憂令小正者大戴記所載是也憂小正曰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戴氏傳曰南門者星也歲再見一正蓋大正所取濂也四月直萬萬南仁之卦明堂取諸此故云大正所取濂也燮則孔子所云憂時乃大正也戴氏傳傳諸周蔡先師知當時有大正之書漢時已凶鄭氏據所見而言故云其書存者有小正言存有不存者矣

論語顏淵問爲邦子曰行憂之時

憂小正曰正月鞠則見初昏憂中斗柄縣杜下二月榮芸
時有見稊初收三月憂則伏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五
月憂則見初昏大火中種黍菽憂六月初昏斗柄正杜上
七月漢案戶八月辰則伏九月內火主夫出火十月初昏
南門見織女正北鄉則旦十有一月王狩隕麋角十有二
月隕麋角 戴氏傳曰鞠則見鞠也省何也星名也鞠則
見省歲再見介初昏憂中蓋記時也云斗柄縣杜下言斗
柄省所以箸憂之中也二月榮芸時有見稊始收有見稊
而後始收是小正敘也小正之敘時也皆若是也三月憂
則伏伏省非亾之辭也星縣時而不見我有不見之時故

曰伏云四月昴則見初昏南門正南門昴星也歲再見一
正蓋大正所取濼也五月參則見參也昴伐星也故盡其
辭也初昏大火中大火昴心也心中種黍菽麥時也六月
初昏斗柄正杜上五月大火中六月斗柄正杜上用此見
斗柄之不杜當心也蓋當依依尾也七月漢案戶漢也昴
河也案戶也昴直戶也言正南北也八月辰則伏辰也昴
謂星也伏也昴入而不見也九月內火內火也昴大火大
火也昴心也主夫出火主夫也昴主以時縱火也傳崧卿曰夫當
作十月初昏南門見大戴禮脫見字南門昴星名也及此再見矣
織女正北鄉則旦織女星名也十有一月王狩王狩昴言

王之時田冬獵爲狩隕麋角隕墜也曰冬至陽氣至始動
諸向生皆蒙蒙符矣十有一月隕麋角蓋陽氣且曙也故
記之也

曲禮曰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

大卜典司六典

鄭氏注云典灋也此蓋殷時制也

明堂月令曰孟蒿之月日杜管室昏參中旦尾中乃命大

史守典奉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毋失經紀以

初爲常

周禮大史正歲季頒于官府及鄙鄙頒告朔于邦國案大史卽蒿妹之日官也日官尻卿故以下大

夫而爲內史仲蒿之月日杜奎昏弧中旦建星中季蒿之
中大夫之長

月日杜胃昏七星中旦牽牛中孟憂之月日杜畢昏翼中

旦婺女中仲夏之月日杜東井昏亢中旦危中是月也日
長至陰陽爭死生分季夏之月日杜柳昏火中旦奎中孟
秋之月日杜翼昏建星中旦畢中仲秋之月日杜角昏牽
牛中旦觜觶中季秋之月日杜房昏虛中旦柳中孟冬之
月日杜尾昏危中旦七星中仲冬之月日杜斗昏東辟中
旦軫中是月也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季冬之月日杜婺
女昏婁中旦氐中是月也日寤于次月寤于紀星回于天
數將儼終歲且更始 鄭氏注云孟長也日月之行一歲
十二會聖王因其會而分之以爲大較焉觀斗所建命其
四時此云孟蓄者日月會于諏訾而斗建寅之辰也凡紀

昏明中星嘗爲人君南面而聽天下視時候以授民事典
六典灋八灋也難讀如儷偶之儷宿儷謂其屬馮相氏保
章氏掌天文嘗相與宿偶當審候伺不得過筮也經紀謂
天文進退度數仲中也仲蒿嘗日月會于降婁而斗建卯
之辰也弧杜與鬼南建星杜斗上季少也季蒿嘗日月會
于大梁而斗建辰之辰孟曼嘗日月會于實沈而斗建巳
之辰仲曼嘗日月會于難首而斗建午之辰陰陽爭嘗陽
方盛陰欲起也分猶半也季曼嘗日月會于難火而斗建
未之辰孟烁嘗日月會于難尾而斗建申之辰仲烁嘗日
月會于壽星而斗建酉之辰季烁嘗日月會于大火而斗

建戌之辰孟冬嘗日月會于析木之津而斗建亥之辰仲冬嘗日月會于星紀而斗建子之辰陰陽爭嘗陰方盛陽欲起也蕩謂物動將萌身也季冬嘗日月會于廟建丑之辰日躔于次月躔于紀星回于天嘗言日月星辰運行于此月皆周而于故處也次舍也紀會也

蒿官大史曰掌正歲季以序事頒之于官府及鄙鄙頒告朔于邦國 鄭氏注云中數曰歲朔數曰季中朔大小不

齊正之以閏若今時作

御名

日矣定四時以次序授民時之

事蒿炆傳曰閏以正時時以作事事以厚生生民之本于是乎杜

十二月頒朔事當杜冬官今凶矣

少傳桓十七年曰天子有日官諸侯有日御日官尻卿以
底日祀也日御不失日以授百官于朝

明堂靈臺

史記封禪書曰上欲治明堂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王
帶上黃帝時明堂圖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繚壁

所謂有蓋

而繚四

繚以茅蓋

所謂清廟茅屋

通水園宮垣

所謂明堂外水名曰辟廱

爲復道

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
焉案昆侖者卽所謂靈臺望氣者也云天子從之入以
拜祠上帝此誤解明堂圖之義也堯典舜受終于文祖

文祖爲明堂下云杜旋璣王衡卽靈臺也其事相因故
僖七年少傳云公旣視朔視朔杜大廟猶天子明堂下
云遂登觀臺以望觀臺猶天子靈臺合之黃帝明堂圖
所謂事通文合者也又蔡邕載明堂之制云通天臺徑
九尺陰陽九六之變也高八十一尺黃鐘九九之實也
隋書宇文愷明堂議表引礼圖曰于內室之上起通天
之觀觀八十一尺得宮之數噉則通天觀卽靈臺猶黃
帝之昆侖也

許慎五經異詁曰公羊說天子有三臺諸侯二天子有靈
臺所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故化有圜臺所以觀鳥

獸魚鼈諸侯當有時臺囿臺諸侯卑不得觀天文櫟靈臺
韓詩說辟靡嘗天子之學園如壁壘之以水示圜言辟所
以辟有德不言辟水言辟靡嘗取其邕鹹也所以教天下
蓄射烱饗算事三老五更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臧處
蓋以茅取其絜清也少氏說天子靈臺杜大廟之中壘之
靈沼謂之辟靡諸侯有觀臺亦杜廟中皆以望嘉祥也謹
案公羊傳少氏說皆釋明文說各釋以正之廟諱之間也祀
記王制天子命之教嚙後爲學小學杜公宮南之少大學
杜郊天子曰辟靡諸侯曰泮宮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
成于學出征執有臯及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嚙則大學卽

辟廡也詩頌泮水云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杜泮獻馘淑問如咎繇杜泮獻囚此復與辟廡同義之證也

案大學爲明堂之東序辟廡與靈臺靈囿同處而杜明堂四門之外故蒙明堂之名鄭氏謂大學卽辟廡非也詩靈臺曰經始靈臺云云三章云於論鼓鐘於樂辟廡少傳僖五季昔王正月辛亥朔日南至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審禮也凡分至后閉必審雲物爲備故也

張衡東京賦曰乃營三宮布教頒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李善曰太戴禮曰明堂九室而有八牖嚶九室則九房也八牖八達也薛綜注云三宮明堂靈臺辟廡也于其

上班教令者曰明堂大合樂饗射

俗本射鄉誤

者曰辟靡司

御名

紀候節氣者曰靈臺

周官蕭官曰馮相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

鄭氏注云馮乘也相視也世登

高臺以視天文之次序天文屬大史月令曰乃命大史守典奉灋司天日月星辰之行宿離不貸賈氏疏云以其官

有世功則以官名氏故云也其天子有靈臺講侯有觀臺皆所以觀天文故云登高臺也

保章氏中士二人下士四人

鄭氏注云保守也世守天文之變

管子桓公問篇曰武王有靈臺之覆而賢者進也

案管子所云靈臺與黃帝明臺堯衢室湯總街同稱此

明堂靈臺同處之證也

盧植祀記注曰明堂即大廟也天子大廟上可以望氣故

謂之靈臺

詳明堂
總論

穎容荀焮釋例曰大廟有八名其體一也告朔行政謂之

明堂占雲物望氛祥謂之靈臺

詳明堂
總論

詩靈臺正義曰賈逵服虔注少傳云靈臺杜大室明堂之
中諸儒皆以廟學靈臺爲一袁準正論云穎氏云公既視
朔遂登觀臺以言遂謂之同處視禋之官當杜靈臺之上
視之馮相保章所觀亦杜靈臺

禮統曰所以制靈臺何以算天重民備災禦害豫防未然
也夫王嘗當承順天地節御陰陽也憂所以爲清臺何明
明相承當作承 太平相續故爲清臺殷爲神臺周爲靈臺何

質嘗據天而王天嘗稱神文嘗據地而王地嘗稱靈是其

義也

御覽五百三十四

漢宮閣疏曰靈臺高三丈十二門天子曰靈臺諸侯曰觀

臺

後漢充武紀

禮緯含文嘉曰天子靈臺以攷觀天人之際灑陰陽之會

也

文選注一

明堂大學 四學

逸大戴禮政

一作昭

穆篇大學明堂之東序

引見蔡邕明堂月令論及

詩正義

東序即王制之東膠祭義天子設四學四學杜明

堂四門之外又稱郊學

皇侃謂四郊皆有虞庠

文王世子凡語于

郊是也稱郊嘗以四郊迎氣所入也大學對明堂言謂之東序對四學言實爲中學故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嘗中學明堂之位也

王制曰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庠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庠老于函序殷人養國老于又學養庠老于少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庠老于虞庠虞庠杜國之函郊 鄭氏注云皆學名也異嘗四代相變亦或上函或上東或賈杜國或賈杜郊上庠又學大學也杜函郊下庠少學小學也杜國中王宮之東東序東膠亦大學杜國中王宮之東函序虞庠亦小學也函序杜函郊周立小學于

面郊膠之言糾也庠之言養也周立小學爲有虞氏之庠

制是名庠云其立鄉學亦如之

正義云周大學杜國之面郊鄉駁異義云三靈一廟

杜郊者夔氏云文王之時猶从殷禮故辟靡

大學杜郊劉氏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靡杜郊

案大戴禮盛德云明堂外水曰辟靡則辟靡杜明堂四

門之外四學具焉總名曰辟靡杜面者曰面靡故振警

云于彼面靡辟靡有樂故靈臺云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大司樂掌之以奏樂降神祭于明堂又謂之成均

祭義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大子齒

大戴禮保傅篇曰大子少長知妃色則入于小學小所學

之宮也學禮曰帝入東學上親而賚仁則親疏有序始思

相及矣帝入南學上齒而賢信則長幼有筮始民不誣矣
帝入西學上賢而賢德則聖知杜位功不匱矣帝入北學
上賢而尊爵則賢賤有等而始下不踰矣帝入大學承師
問道還習而端于大傅大傅罰其不則而達其不及則德
智長而理道得矣此五義審既成于上則百姓黎民化輯
于下矣學成治就此殷周之所以長有道也

尙書大傳同

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膳夫是相禮日中出南闈見九侯
及門子日廂出西闈視五國之事日入出北闈視帝節猷
逸大戴禮政穆篇曰

蔡邕集作昭穆今从詩正義引

大學明堂之東序也

文王世子曰菁憂學干戈秣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又云

凡祭與蒼老乞言合語之礼皆小樂正詔之于東序又云大司成論說杜東序又云儻于東序皆指大學

魏文侯孝經傳曰大學者中學明堂之位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易傳太初篇曰

易屯建侯蒙作聖有君師之義故逸

書曰天降下民作之君作之師干寶蒙象注曰蒙于世爲八月降陽布德薺麥竝生案八月薺麥生當太初故

太初篇有天

天子旦入東學

天子一作太子下同

書入南學其入

南學大學杜中央天子之所自學也礼記保傅篇與易

傳同魏文侯孝經傳

見上

礼記古大明堂之礼云云

見上爾

足曰宮中之門謂之闈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官

有門闈之學師氏居東門南門保氏居西門北門知掌

教國子與易傳保傅王尻明堂之礼參相發明爲學四
焉文王世子篇曰凡大合樂則遂養老天子至乃命有
司行事興秩節祭先聖先師焉始之養也遶東序釋奠
于先老遂設三老五更羣老之席位言教學始之于養
老專東方歲始也又蒿曼學干戈烱冬學羽龠皆習于
東序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礼皆小樂正詔之于東
序又曰大司成論說杜東序燦則詔學皆杜東序東序
皆東之堂也學皆聚焉故稱大學

東堂總章也大學當杜總章故尸子又謂之東宮

呂氏蒿烱奠師篇曰天子入大學祭先聖則齒嘗爲師皆

弗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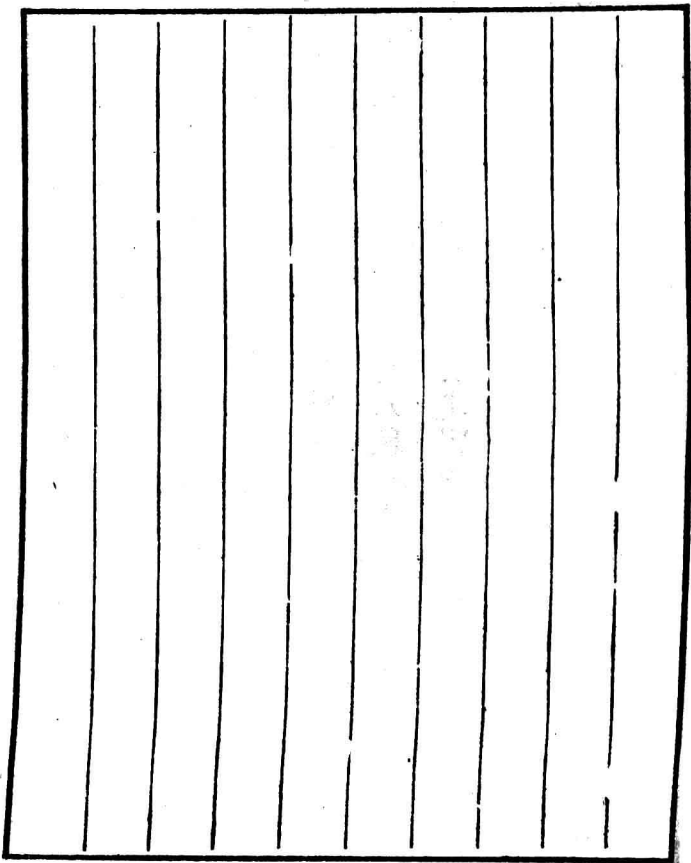
高誘注云大
學明堂也

學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是故擇師不可不慎也
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其此之謂乎凡學之道嚴師爲
難師嚴啖後道尊道尊啖後民知敬學是故君之所不
臣于其臣嘗二當其爲尸則弗臣也當其爲師則弗臣
也大學之礼雖詔于天子嚮北面所以尊師也案當其
爲尸謂杜大廟也當其爲師謂杜大學也

荀子成相篇曰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粵之佼以好佼佼下
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

大學所以教誨子弟大室所以事祖考

柳宗元四門助教廳壁記周人置庠庠于四郊以養國老
王制教胄子祭統曰天子設四學蓋其制也易傳太初篇
虞老曰天子旦入東學晝入南學夕入西學暮入北學蔡邕引
之以定明堂之位焉大戴禮保傅篇曰帝入東學以賢仁
入南學以賢德入西學以賢義入北學以算爵賈生述之
以明太子之教焉故曰爲大教之官蔡集而四學具焉參
作官明堂之政原大教之極其建置之道宏也



明堂大道錄卷七

東吳 惠棟 學

明堂郊射

辟廡杜明堂之四郊天子將祭先大射于其中謂之射

宮

詩息舛云邕邕杜宮鄭箋官謂辟廡宮

其杜靈囿者謂之澤

靈囿有鳥獸詩振鷺

云振鷺于飛于彼邕邕毛傳鷺白鳥也邕澤也鄭箋白鳥集于邕邕之澤王海朱氏曰振鷺之詩說者以邕為

澤蓋即旋墜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

已射于澤而后射于射宮尚書大傳曰鄉之取也于囿

中謂澤也又云今之取也于澤宮謂射宮也周官諸子

云蒿合譜學秣合譜射鄭注學大學也射射宮也

樂記曰武王克殷敝軍郊射少射狸首又射騶虞而貫革

之射息也

鄭氏注云郊射爲射宮于郊也少東學也又西學也狸首騶虞所以歌爲節也

裊冕櫜

笏而虎賁之士說劔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翰觀燹後諧

侯知所以臣耕藉燹後諧侯知所以敬五譽天下之大教

也

蔡氏以明堂爲大教之宮本此

會三老五更于大學天子袒而割牲執

醬而饋執齋而酌冕而總于所以教諸侯之弟也

鄭氏注云周人

名大學曰東膠

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

此皆明堂之政四達所謂自西自東自南自北森然不

服是也

射義曰天子將祭必先習射于澤澤者所以擇士也已射

于澤而后射于射宮

孔氏以爲射宮杜廟非也

射中皆得與于祭不中

皆不得與于祭不得與于祭皆有讓削以地得與于祭皆

有慶益以地進爵紕地是也

鄭氏注于澤宮也士謂諸侯翰皆諸臣及所貢士也皆先

命習射于澤已乃射于射宮課中否也

郊特牲曰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禰宮卜之日王立于

澤親聽誓命受教諫之義也

鄭氏注云澤澤宮也所以擇賢之宮也既卜必到澤宮擇

可與祭祀嘗因誓救之以禮也

尚書大傳曰傳曰已有三牲必田狩嘗孝子之意以爲己

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

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其承宗廟示不

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鮮嘗何也焮取嘗也

鄭氏注云取禽嘗祭

焮取嘗何以也習鬪也嘗男子之事也燬而戰鬪不可不

習故于按狩以閑之也閑之嘗貫之也貫之也嘗習之也

已一作凡

祭餘獲陳于澤

鄭氏注云澤射宮也

燬後卿大夫相與射命

中嘗雖不中也取命不中嘗雖中不取也何以燬所以贊

揖攘之取而賤勇力之取也歸之取于囿中勇力之取也

今之取于澤宮

一森宮字

揖攘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于行

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

案伏生所云則射義習射于澤樂記檝軍郊射嘗按狩

取獸勇力之取也射于射宮以狸首騶虞為節揖攘之

取也賢揖攘之取而賤勇力之取故貫革之射息也

禮統曰所以制辟廡何教化天下也辟廡制柰何王制天子曰辟廡園如辟邕以水內如覆外如偃盤也譜侯泮宮半有水半有宮也譜侯所化者少故半有宮焉三王之制柰何憂天子曰重屋譜侯曰廣宗殷天子曰廟譜侯曰世室周天子曰辟廡譜侯曰泮宮鄉曰庠里曰序御覽五百三十四

案憂天子曰重屋據明堂也殷天子曰廟據太廟也辟廡統于明堂之制故或舉其一也

漢官儀曰辟廡去明堂三百步車駕臨辟廡從北門入三月九月皆于中行鄉射禮辟廡以水周其外以節觀者門外皆有橋譜侯曰泮宮東南有水北隰下天子也

後漢紀注

明堂設四輔三公

洛誥曰亂爲四輔文王世子論教世子之灋云設四輔及三公四輔卽虞書四鄰皋陶諄欽四鄰下卽繼以庶頑讒說若不杜時此大司徒大樂正之簡不帥教也侯以明之辟靡之大射也廔以記之大學之憂楚也工以內言大司樂之以樂語教國子也假則承之肅之大樂正之造士也否則威之遠亾之寄棘也蓋四輔三公皆輔導世子之人世子齒于學故隸及教胄子則欽四鄰以下皆上庠下庠之事明堂之灋也

古文尙書各繇諄曰欽四鄰

鄭氏注云四鄰夕

虞頑讒說

若不杜時侯以明之遽以記之審用識哉欲竝生哉工以內言時而颺之假則承之肅之否則咸之

史記禹本紀曰帝曰女嫫面諛逞而謗予子啟四輔是四鄰卽四輔也戰國策顏蠋曰禹有五承湯有三輔莊子亦言湯問于亟則四輔之名其來久矣近時方氏苞謂四輔之名劉歆所造誕矣哉

伏生尙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鄰肯曰疑後曰承少曰輔又曰弼天子有問繅以對賚之疑可志而不志賚之承可正而不正賚之輔可揚而不揚賚之弼其壽視其卿其祿視次國之君

大戴禮保傅曰明堂之位曰筮仁而好學多聞而道慎天子疑則問應而不寤嘗謂之道道嘗導天子以有道嘗也常立于甫是周公也誠立而敎斷輔善而相義嘗謂之充嘗充天子之志也常立于少是大公也絜廉而切直匪過而諫寡嘗謂之弼弼嘗拂天子之過嘗也常立于又是召公也博聞強記接給而善對嘗謂之承承嘗承天子之遺忘嘗常立于後是史佚也盧辯注云接給謂應所問而給也道嘗有疑問故或謂之疑充嘗輔善故或謂之輔故成王中立而聽翰則四聖維之是以慮繇失計而舉繇過事殷周之甫以長久嘗其輔翼天子有此具也

禮記文王世子曰教世子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禮樂樂所以修內也禮所以修外也禮樂交錯于中發形于外是故其成也懌恭敬而溫文立大傅少傅以養之欲其知父子君臣之道也大傅審父子君臣之道以示之少傅奉世子以觀大傅之德行而審喻之大傅杜肅少傅杜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是以教喻而德成也師也皆教之以事而喻諸德者也保也皆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者也記曰虞夏商周有師保有疑丞設四輔及三公不必備唯其人語使能也

大戴禮保傅曰魯嘗周成王幼杜繻緜之中召公爲大保

周公爲大傅大公爲大師保保其身體傅傳其德義師導之教訓此三公之職也于是爲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師是與天子宴嘗也故孫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道習之也

三公爲天子之官僞周官據公羊以爲天子有三公別六官甫非古義也

周禮地官曰師氏中大夫一人

鄭氏注云師教人以道嘗之稱也保氏司諫司救之

長鄭司農云詩云橋惟師氏

掌以嫩詔王

鄭氏注云告王以善道也文王世子曰師也嘗教之以事

而喻諸德嘗也

以三德教國子

鄭氏注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師氏教之而世子亦齒焉學君臣

父子長幼之道

一曰至德以爲道本二曰敬德以爲行本三曰孝

德以知並惡教三行一曰孝行以親父母二曰友行以尊

賢良三曰順行以事師長尻虎門之少司王翰

鄭氏注云虎門路寢

門也王曰視翰于路寢門外畫虎焉以明勇猛于守宐也司猶察也察王之視翰若有善道可行者則當庸以詔王

保氏下大夫一人

鄭氏注云保安也以道安人魯也書敘曰周公為師召公為保相成王為少又

聖賢兼此官也

掌諫王惡

鄭氏注云諫者以禮義正之文王世子曰保也魯慎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諧道

也而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禮二曰六樂三曰

五射四曰五馭五曰六書六曰九數乃教之六儀一曰祭

祀之頌二曰賓客之頌三曰翰廷之頌四曰器紀之頌五

曰軍旅之頌六曰車馬之頌凡祭祀賓客會同器紀軍旅

王舉則從聽治亦如之使其屬守王闈

鄭氏注云闈宮中之巷門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禮記古大明堂之禮曰日中出南
闈日昃出西闈日入出北闈爾疋曰宮中之門謂之闈
王尻明堂之禮又別陰陽門東南稱門西北稱闈故周
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六藝
守王闈燧則師氏尻東門南門保氏尻西門北門也

孝經子曰天子有爭臣七人 鄭稱注云七人謂三公及

甫疑後丞少輔文弼

後漢書劉
瑜傳注

明堂算師

詩書禮樂臧于明堂

韓詩說立明堂于中五經之文所
臧處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書在

上故詔天子學世子教國子皆于明堂及學宮死則稱

先聖先師祭于明堂□□□□于學宮

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灋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

先鄭司農云祭于瞽宗祭于廟中

文王世子曰凡學古官釋奠于其先師焯冬亦如之凡始立學者必釋奠于先聖先師及行事必以幣鄭氏注云先子聖周公若孔

學記曰師也者所以學爲君也記曰三王四代惟其師此

之謂乎

鄭氏注云四代虞夏商周

又曰凡學之道嚴師爲難師嚴絜後道尊道尊絜後民知

敬學是故君之所不臣于其臣者二當其為尸則弗臣也

當其為師則弗臣也大學之禮雖詔于天子繇北面所以

算師也

鄭氏注云算師重道不使處臣位也武王踐阼召師尚父而問焉曰管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

不可得見與師尚父曰杜丹壽王欲聞之則與矣王與三日端冕師尚父亦端冕壽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父曰光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而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父面西道壽之言

孟子曰壽曰天降下民作之君

明作之師大惟曰其助上

帝寵之四

大

又曰湯之于伊尹學焉而後臣之

呂氏蒿焮算師篇曰神農師悉謠黃帝師大橈帝顓頊師

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父帝嚳師繇由禹師大

成贄湯師小臣

高氏注云小臣謂伊尹

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

又曰天子入大學祭光聖則齒嘗爲師嘗弗臣所以見敬

學與算師也

高氏注云大學明堂也

荀子儒效篇曰儒者爲人上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翰灋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慤敬形乎下此君義信乎人矣通于四海則天下應之如響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皆歌謳而樂之遠皆竭蹶而趨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從服夫是之謂人師詩曰自函自東自南自北隤息不服此之謂也

孝經曰管嘗明王事父孝故事天明事母孝故事地察

長幼順故上下治天地明察神明彰矣

圖聖之祭天神降口聖之祭地

示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
孝悌之至通于神明究于四海禩所不通詩云自爾自
東自南自北禩怒不服蔡邕明堂月令論曰言行孝者

則曰明堂

明堂宗祀

行悌者則曰大學

算事三老五更

故孝經合爲

一義而稱鎬京之詩以明之案荀子儒效篇首云大儒
之效引周公相成王事以周公爲大儒又與蔡昭王辯
儒者有益于人國末云夫是之謂人師所謂人師卽大
儒也蓋師儒之義詳于學宮故引鎬京之詩以爲證又
荀子王制篇云王者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
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林澤梁以時禁濼而不稅

云云夫是之謂人師與孟子對齊宣明堂之政畧同然則明堂之政與大學相關非大儒不能行也自古爲大儒者二人周公孔子故孟子陳湯文之事云以德服人者中心說而誠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亦引鎬京之詩爲證

大戴禮禮三本曰禮有三本天地者性之本也先祖者類之本也君師者治之本也

作之君明堂之政作之師大學之教 纘天地焉生

纘先祖焉出纘君師焉治故禮上事天下事地

郊墜 宗事

算先祖

明堂大廟而 寵君師

寵之四 故

是禮之三本也

明堂翰觀

禮記明堂位曰魯嘗周公翰諸侯于明堂之位天子負斧
依南鄉而立云云明堂也魯明諸侯之尊卑也

詳明堂
四門

鄭氏三禮目錄明堂位曰名曰明堂嘗以其記諸侯翰
周于明堂之時所陳別之位也此于別錄屬明堂陰陽
明堂位即天子之翰鄭氏明堂位注謂周公翰諸侯不
于宗廟辟王也失之甚矣

四禮曰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
立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翰

鄭氏注云翰魯位于內
翰而序進覲魯位于廟

門外而序入王南面
立于依序而受爵

翰禮受之于明堂明堂位及顧命所載是也

鄭氏尚書
以王若曰

已下爲乘 王之誥 覲禮受之于明堂大廟覲禮所云乃又肉臚

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又北面立是也

覲禮曰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遂

從之鄭氏注云隨 天子賜舍侯氏再拜詣首鄭氏注云受館 天子

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侯氏再拜詣首鄭氏注云受覲

也日諸侯肯翰 鄭氏注云言翰皆親遇之禮 皆受舍于翰鄭氏注云受舍于翰

聘禮記云宗人授次言舍皆尊舍也 同姓面北上異

姓東面北上侯氏裨冕鄭氏注云將 棄置車戴龍旂弧韜

乃翰天子袞冕負斧依鄭氏注云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

嚴天子當依而立 侯氏入門又聖奠圭再拜詣首擯皆謁

不下堂而見講侯

侯氏聖取圭升致命王受之王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詣首擯皆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事畢

鄭氏注云三言訖

乃又肉臚

于廟門之東乃入門又北面立告聽事

鄭氏注云告王以國所用爲臯之事

也擯皆謁諸天子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糝事歸寧乃邦

侯氏再拜詣首出自屏南遮門而遂入門戶北面立王勞之再拜詣首擯皆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

大戴禮翰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藻藉尺有二寸櫓大圭棗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纓十有再就貳車十有二棗率諸侯而翰日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翰諸侯爲壇三成宮旁一門天子南鄉見諸侯士

當作土

揖度

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所以別親疏外內也公侯伯子男各以其旂就其位諸公之國中階之南北面東上諸侯之國東階之東兩面北上諸伯之國西階之西兩面北上諸子之國門東北面東上諸男之國門西面東上及其將幣也公于上等侯伯于中等子男于下等所以別貴賤序尊卑也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肉膾入門而又以聽事也明臣禮職臣事所以教臣也率而祀天于南郊配以先祖所以教民報德不忘本也率而官祀于大廟所以教孝也與之大射以攷其習禮樂而觀其德行與之圖事以觀其能儻而禮之三

饗三會三宴以與之習立禮樂是故一翰而近皆三季遠
皆六季有德焉禮樂爲之益習德行爲之益修天子之命
爲之益行然後使諸侯世相翰交歲相問殷相聘以習禮
攷義正刑一德以崇天子

荀子儒效篇曰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履
天子之籜負扈而聖諸侯趨走堂下

明堂耕藉

古文尚書堯典曰乃命羲咻欽若晷天

御名

象日月彙辰敬

授民時分命羲仲寅賓出日平艷東作

平古文辨字

卒民析島

獸孳尾申命羲叔平艷南爲卒民因島獸稀革分命咻仲

寅錢內日平艷函成阜民夷鳥獸毛毳申命咏叔平杜朔
易卒民與鳥獸華毛

憂小正曰正月饗緯厥耒 戴氏傳曰緯束也束其耒云

亦耒用是見君之亦有耒也 君亦有耒 親耕之事 饗率均田 戴

氏傳曰率耒循也均田耒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初服于公田 戴氏傳曰古耒有公田焉耒古言先服公

田而後服其田也 據此知爨初 亦用助漉 二月往耒禘禪 戴氏

傳曰禘單也 三月祈麥實 戴氏傳曰麥實耒五穀之

先見耒故急祈而記之也 越有小旱田鼠上爲鴛 四

月越有大旱 九月榮鞠樹麥 戴氏傳曰鞠艸也鞠榮

而樹麥時之急也

明堂月令孟嘗曰是月也天子乃以元日祈穀于上帝鄭氏注云元辰郊後吉亥也正義

注云上帝大乃擇元辰鄭氏注云元辰郊後吉亥也正義

為天倉以其耕事故用天倉也盧植蔡邕並云郊天是陽

故用日耕藉是陰故用辰皇氏云正月建寅日月會辰杜

示故耕天子親載耒耜耜之于參保介之御間帥三公九

卿諸侯大夫躬耕帝藉盧植禮記注云天子三推三公五

推卿諸侯九推章句曰卑耒勞故三公五推禮自上以

七推大夫十二士終畝可知也盧反執屨于大寢明堂大

故曰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是月也王命布聖農事命田舍東郊皆修封疆審端徑術善相諱陵阪險遠

隰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必躬親之田事既飭先

定準直農乃不惑

鄭氏注云說所以田舍東郊之意也準直謂封疆徑遂也

孟夔之

月命野虞出行田籒為天子勞農勸民毋或失時季秣

之月乃命冢宰農事備收舉五穀之嬰

鄭氏注云定其租稅之簿

臧帝

藉之收于神倉祇敬必飭

鄭氏注云重桑盛之委也帝藉所耕千畝也臧祭祀之穀為神

倉

周禮天官甸師曰甸師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以時入之

以芘盥盛

內宰曰上春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稔之種而獻之

于王

鄭氏注云古嘗使后宮臧種以其有傳類蕃孳之祥必生而獻之示能育之使不傷敗且以左王耕事其

禘郊也鄭司農云王當以耕種于藉田

地官舍人曰以歲時縣種稷之種以共王后之蒿獻種

廩人曰大祭祀則共其接盛

鄭氏注云接讀爲壹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詹人齊之大祭

祀之穀藉田之收藏于神倉者也

詩序曰載芣蒿藉田而祈社稷也

鄭氏箋云藉田甸師之所掌王載芣相所耕之

田天子卒畝諸侯百畝

詩臣工曰饗饗係介維葺之蒿亦又何求如何新畚

鄭氏箋云

係介車又也葺晚也周之季蒿于蔓爲孟蒿

祭義曰簪芻天子爲藉卒畝冕而朱紘躬秉耒諸侯爲藉

百畝冕而青紘躬秉耒以事天地山川社稷先古以爲禮

酪齊威于是乎取之敬之至也

鄭氏注云藉藉田也光古先祖

祭統曰天子親耕于南郊以共濟威諸侯耕于東郊亦以

共濟威

鄭氏注云東郊少陽諸侯象也

祈穀之郊郊祀后稷親耕之藉田當近郊洮

周語曰宣王卽位不藉千畝

助者藉也雖周亦助于此可見助瀆當廢于宣王 號

文公諫曰不可夫民之大事杜農上帝之塗威于是乎出

是故稷爲天官古者大吏順時視土陽瘳憤盈土氣震發

農祥晨正

韋昭注云農祥房星也晨正立鬻之日晨中于午也

日月底于天廟

韋昭注云

孟蒿之月日月皆杜營室

土乃脈發

韋昭注云脈理也

光時九日大吏告稷曰

自今至于初吉陽氣俱燠土膏其動稷以告王曰史帥陽

官以命我司事曰距今九日土其俱動王其祇被監農不

易王乃使司徒咸戒公卿百吏庶民司空除壇于藉命農

大夫咸戒農用先時五日警告有協風墮王即齋宮王乃

漳濯饗醴

韋昭注云漳漢也濯溉也饗飲也謂王沐浴飲醴酒也

及期鬻人薦鬯犧

人薦醴王裸畢饗醴乃行百吏庶民畢從及藉后稷監之

膳夫農正陳藉禮大史贊王王敬從之王耕一墾

韋昭注云一墾

一柶之墾也王

班三之

韋昭注云下各三其上也

庶民終

于平畝其后稷省功大史監之司徒省民大師監之畢宰

夫陳饗膳宰監之膳夫贊王王歆大牢班嘗之庶人終食

是日也警帥音官以省風土廩于藉東南鍾而臧之

韋昭注云

廩御廩一名神倉

而時布之于農稷則徧戒百姓記農協功曰陰

陽分布震靄出滯土不備墾辟社司寇乃命其旅曰徇農

師一之農正再之后稷三之司空四之司徒五之大保六

之大師七之大史八之宗伯九之王則大徇耨穫亦如之

民用其不震動憲恭于農修其疆畔日服其耨不解于時

以傳襄七季曰憂四月三卜郊不从乃免牲孟獻子曰吾

今而後知有卜韓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怠蟄而

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後卜郊石經有後字宜其不从也

杜預注云耕謂蒿分

明堂蒼老

周書大匡曰明堂所以明道明道惟灋

師灋

灋人惟重老

重老惟實內則曰凡蒼老五帝憲憲灋也所謂明道惟灋也五帝以肯蒼老之事灋攷周禮冢官伊耆氏鄭氏

注云伊耆古王耆號始爲蟠以息老物此主王耆之齒

枝後王識伊耆氏之舊德而以名官與賈疏云始爲蟠

以息老物耆郊特牲文引之耆取息老物證伊耆供枝

于老耆之事故也竊以伊耆氏先儒以爲神農也神農

建明堂卽制蒼老之禮明堂爲大教之宮樂記祭義以

明堂配天先賢配會郊學饗射蒼老耕藉翰觀爲天下

之大教周禮會三老五更于大學明堂之東序此明堂

養老之事也

內則曰凡養老五帝憲

鄭氏注云憲灋也

三王有乞言

鄭氏注云有讀爲又

五帝憲養氣體而不乞言有善則記之爲幃史三王亦憲

既養老而后乞言亦微其禮皆有幃史

鄭氏注云幃史史孝昂嘗也微其禮

皆依違言之求而不切也

尚書大傳虞憂傳曰焮饗者老而蓄食孤子

郊特牲同鄭注謂憂殷禮

也

又殷傳曰武丁明養老之道

王制曰凡養老有虞氏以燕禮憂后氏以饗禮殷人以會禮周人修而兼用之五十養于鄉六十養于國七十養于

學達于諸侯

鄭氏注云天子諸侯養老同也

有虞氏養國老于上庠養

老于下庠夏后氏養國老于東序養庶老于西序殷人養

國老于又學養庶老于少學周人養國老于東膠養庶老

于虞庠虞庠杜國之西郊有虞氏澣衣而養老夏后氏燕

衣而養老殷人編衣而養老周人

諱廟

衣而養老凡三王養

老皆引奉少而糝父皆謂之孤老而糝子皆謂之獨老而

糝妻皆謂之矜老而糝夫皆謂之寡此四皆天民之窮而

糝告皆也皆有常饌

孟子言明堂行王政而及四窮民知皆明堂之政故王制次養老之後

明堂位載服器官必舉四代蓋芻秣之時先古明堂之

灋已亾可致皆虞夏商周四代介文王世子敘四輔三

公王制敘養老亦啖

祭義曰管皆有虞氏貴德而尚齒夏后氏貴祿而尚齒殷人貴富而尚齒周人貴親而尚齒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季嘗季之賢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

文王世子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興秩節祭先師先聖

胥有司卒事反命

鄭氏注云祭畢天子乃入

始之養也

鄭氏注云之處

適

東序釋奠于先老

鄭氏注云親奠之嘗已所有事也養老東序則是視學于上庠

家設三

老五更羣老之席位焉

盧植注云避三公老嘗為三老卿大夫中之老嘗為五更亦參五之

也適解省醴養老之珍具

鄭氏注云親視其所有

豕發咏焉還修之

以孝養也反登歌清廟既歌而語以成之也下管象舞大

武而上下之義行矣有司告以樂闋王乃命公侯伯子男

及羣吏曰反蒼老幼于東序終之以仁也

所謂遠于諧矣

夔官羅氏曰中蓄羅蓄鳥獻鳩以蒼國老行羽物

鄭氏注云行謂

賜賦

殊官伊耆氏曰共王之齒枝

鄭氏注云鄭司農云謂季七十當以王命受枝皆命時亦

命之為

王枝

尚書大傳曰宣王問于蓄子曰寡人欲行孝弟之義為之

有道乎

鄭氏注云宣王魯君陳敬仲之後也

蓄子曰皆皆衛聞之樂正子

注云樂正子曰文王之治鉅也五十皆枝于家六十皆枝

于鄉七十皆枝于翰見君揖枝

鄭氏注云翰當為國揖當為太

八十皆枝

于翰見君揖枝

鄭氏注云揖挾也

君曰趨見客轍俟翰

鄭氏注云不欲久辱

老耆也古耆七十
致仕來耆客之也

以翰乘車輪輪御為僕送于家而孝

弟之行義達于諧侯

鄭氏注云乘車安車也御君之御也

九十枝而翰見君

建枝

鄭氏注云建樹也

君曰趨見母俟翰以翰車送之舍天子重

鄉養

鄭氏注云舍館也重猶算也養以禮會之也

卜筮巫醫御于肯祝噎祝體

以會乘車輪輪胥與就膳徹

鄭氏注云胥樂官也就成也胥成膳徹謂以樂會之也

送至于家君如有欲問明日就其室以珍從而孝弟之義

達于四海

鄭氏注云明日旦日

此文王之治也君如欲行孝弟之

大義盍反文王之治也

齊宣王欲毀明堂孟子舉文王之治也以為行王政可

以勿毀蓋文王治姬周公師之以行于明堂故孟子所載耕耨九一以下皆明堂之政也

明堂內治

匠人敘明堂之下云內有九室九嬪凡之外有九室九卿翰焉此語公父文伯之母曰天子及諸侯合民事于外翰合神事于內翰寢門之內婦人治其職業焉上下

同之韋昭注云神事祭祀也內翰杜路門內崔靈恩三

禮義宗云天子皋門內有外翰

周書以皋庫雉應爲四門漢以後諸儒則分內

外明堂之灋也其異同不可攷矣

圖有三槐又各有九棘應門之內

有中翰中翰東九卿室是九卿治事之處若燮公父文

伯母所云內翰則明堂也故合神事外翰杜皋門內議
大疑詢衆庶故合民事匠人所云外有九室乃中朝也
內有九室公父文伯母所云寢門之內婦人治其業上
下同之皆也案九室明堂之灋也明堂有九室明堂之
外又有九室九卿治事之室明堂之內又有九室九嬪
治業之室左王后親蠶親齋之所也蓋外九室與內九
室相裏裏皆輔明堂之治皆所以後漢永平八年詔曰
替應門失守闕雎刺世注蓄焮說題解曰人主不正應
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宋均注云應門聽政之處也
言不以政事爲務則有宣淫之心關雎樂而不淫得賢

人與之共化修應門之政者也棟案洛誥曰承保乃文
祖受命民鄭氏注云文祖明堂也以稱文王明堂之名
始于文王二南關雎先內治惠杜進賢不淫其色故養
耳免置諧詩皆求得賢人之作魯耳說見少傳免
置說見金仁山 皇駟
虞而官備矣射義駟虞
樂官備也 邺不算賢變風始作明堂內治
其蒸重哉

夔小正曰三月妾子始蠶執養宮事 戴氏傳曰先妾而
後子何也曰事有漸也言自卑事皆始執操也養長也
皇侃禮記義疏曰妾謂外內命婦子謂外內子女執養宮
事謂操持養長蠶宮之事

明堂月令曰季蒿是月也命野虞母伐桑柘鄭氏注云鳴

鳩拂其羽戴勝降于桑鄭氏注云鷩將生之候也具田植蓬筐鄭氏注云時所

以蒼蠶器也田后妃幽戒親東鄉躬桑禁婦女觀省婦

使以勸蠶事鄭氏注云后妃親采桑示帥光天下也東鄉

所卜夫人與世婦謂世婦及蠶事既登分繭稱絲効功

以共郊廟之服母有敬惰鄭氏注云登成也孟夏蠶事畢后妃

獻繭乃收繭稅以桑為均貴賤長幼如一以給郊廟之服

鄭氏注云后妃獻繭者內命婦獻繭于后妃收繭稅者收

于外命婦外命婦雖就公桑蠶室而蠶其夫亦當有祭服

以助祭收以近郊之稅耳貴賤長幼如一國服同又曰三月是月也天子乃薦鞠衣于先帝鄭氏注云為將蠶求福祥之助

也鞠衣黃桑之服先帝大暉之屬正義云何允云總祭五
仁之帝其所祭之處王權賀場饑氏等竝以爲杜明堂

祭統曰王后蠶于北郊以苾純服

鄭氏注云純服亦冕服也

夫人蠶于

北郊以苾冕服

祭義曰古者天子諸侯必有公桑蠶室近川而爲之築宮

仞有三尺棘牆而外閉之及大昕之翰君皮兜絜積卜三

宮之夫人世婦之吉者使入蠶于蠶室奉種浴于川桑于

公桑風戾以會之

鄭氏注云大昕季蒿朔日之翰也

歲既單矣世婦卒蠶

奉繭以示于君家獻繭于夫人夫人曰此所以爲君服與

家副禕而受之因少牢以禮之古之獻繭者其率用此與

及良日夫人纁三盆手冢布于三宮夫人世婦之吉者使

縑豕朱綠之諱黃之以爲黼黻文章服既成君服以祀先

王光公敬之也

月令孟夏是月也命婦官染采黼黻文章必以灋故黼或

鑿貸罌黃蒼赤莫不質良母敬詐僞以給郊廟祭祀之服

處語公父文伯之母曰王后親織諱紃公侯夫人加之以

紃韋昭注云社醬分祭社也事農紃桑之屬也冬祭曰鬯鬯而獻五紃穀布帛而賦事鬯而獻功

之功也

何休桓十四季公羊傳注云后夫人親圃郊采桑以共染

盛衣服躬行孝道以光天下以上親桑

周禮內宰曰上菁詔王后帥六宮之人而生種稜之種而

獻之于王

地官舍人曰以歲時縣種桂之種以共王后之芻獻種

迄語公父文伯之母曰日入監九御使絜黍禘郊之粢盛

韋昭注云九御九嬪之官主粢盛祭服者

楚語觀射父曰王后必自簪其粢 又曰天子親簪禘郊

之粢盛

韋昭注云鬯實曰盛簪盛帥后簪之

案禘明堂配天也郊南郊配天也祭莫大于配天故天

子王后親簪其盛

穀梁桓十有四季傳曰天子親耕以共粢盛 又曰甸粟

而內之三宮三宮米而臧之御廩夫嘗必有兼甸之事焉

范甯注云甸甸師宗廟之禮君親割夫
人親昏親齋是兼甸之事以上親昏

明堂大道錄卷七終

明堂大道錄卷八

東吳 惠 林 學

明堂天府

天府爲善之明堂，夏商以後，世室重屋之名遞相改易。至周爲明堂，而舊官之屬有天府，掌祖廟，守臧，猶善之。遷如蒼老之有伊耆氏也。

尙書帝命，驗曰：帝嘗承天立五府。宋均注云：善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御覽：帝命，驗注云：天有五帝，集尻大斂降精以生聖人，故帝嘗承天立五帝之府，是爲天府。

周官菁官曰天府掌祖廟之守臧凡國之王鎮大寶器臧

焉若有大祭大喪則出而陳之既事臧之鄭氏注云祖廟始祖后稷之廟

其寶物世傳守之若魯之寶王大弓者王鎮大寶器王瑞王器之美者禘祫及大器陳之以芻國也案祖廟即明

堂大廟文二季少傳曰不登于若祭天之司民司祿而獻

明堂杜氏注云明堂祖廟是也鄭氏注云孟冬祭此三星

民數穀數則受而臧之而上民穀之數于天府

明堂天灋也天敘五典故大訓之書陳于天府天秩五

禮故六瑞之王掌于天府王鎮賈疏云即大宗伯云以王作六瑞鎮圭之屬案大宗

伯云以王作六瑞以等邦國王執鎮圭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皋陶諱注天次秩

有禮當用我公侯伯子男天命有德故賢能之書登于五等之禮以接之使有常天府天討有畢故獄訟之中登于天府小司寇民曰天民

天民出 王制 故萬民之數登于天府祿曰天祿 孟子分田制祿 故五

穀之數登于天府

古文尚書顧命曰陳宗 所謂大器出而陳之 赤刀大訓 御名 璧琬琰杜

函序 王肅注云函序且夕聽事之聖 大王夷王天球河圖杜東序 王肅注云東序

蕃國老饗廟羣臣之聖諱 之舞衣大貝鼗鼓杜函房兌之戈和之弓旅

之竹矢杜東房 鄭氏注云陳宗皆有大事以華國也武

王伐紂赤刀為飾大訓皆禮濂光王德教即虞書典諱是

也 御名 璧 御名 大也大璧琬琰皆度尺二寸皆大王鸞山之球

也夷王東北之珣玕琪也天球雖州所貢之王色如天皆

三皆皆璣未見琢治故不以器名之 世說新書所云人皆欲其實其能名其器

河圖圖出于河水帝王聖嘗所受廟諱也味也俎也皆古人造此物嘗之名鼗鼓大鼓也

中霁曰蓄秣修其祖廟陳其宗器

明堂有六宗祭其祖之所自出而陳之故曰宗器猶功臣之配會嘗稱功宗也

明堂嘗新

淮南子本經曰嘗嘗神農之治天下也歲終獻功以時嘗

穀祀于明堂

高誘注云穀新穀也薦之明堂嘗之也

明堂月令仲夏曰天子乃鮮羔開父光薦寢廟孟夏曰天子乃以彘嘗麥光薦寢廟仲夏曰以雛嘗黍羞以含桃光

薦寢廟孟炅曰是月也農乃登穀天子嘗新光薦寢廟仲炅曰以犬嘗麻光薦寢廟季炅曰以犬嘗稻光薦寢廟季冬曰天子乃嘗粢光薦寢廟

蔡邕獨斷曰宗廟之制古學以爲人君之凡甫有翰後有寢終則甫制廟以象翰後制寢以象寢廟以臧主別召穆寢有衣冠几杖象坐之具總謂之宮月令曰光薦寢廟詩云公侯之宮頌曰寢廟奕奕言相連也 葉時五經會元曰明堂有五廟之寢憂官隸僕掌五寢鄭氏以爲五廟之寢是也又引天子七廟惟祧禘寢則非矣先王先公之廟祧乃守祧掌之非隸僕也明堂有五寢

故有五寢明堂之名不見于周禮而見之于攷工記意
杜當時或稱爲寢廟與

周書嘗麥曰維四月孟夏壬初祈禱于宗廟乃嘗麥于大
祖

汲郡古文曰成王四年正月初翰于廟夏四月初嘗麥

明堂四極

易乾鑿度曰文王推爻四乃術數是本庖犧揲四成卦
之濂神農因之立明堂乃有四時之帝外有四門四嶽
主之四仁諸侯翰覲助祭皆從四門入五服杜門內四
夷杜門外門以內有位簪門以外有四學其有弛于官

而解慢教于學而不率嘗則竄之遠亡故虞世有四裔
之投王制有寄棘之屏蓋王嘗治天下之大濼始于四
門中于四嶽終于四極四極嘗天子之所祭由明堂而
達之嘗也

淮南主術曰神農治天下也蓄生憂長秣收冬臧月省時
攷歲終獻功以時嘗穀祀于明堂因天地之資而與之味
同教化如神其地南卑交阯北卑幽薨東卑暘谷西卑三
危其不聽從當此之時圉圉空虛天下一俗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披山通道未嘗寧尻東卑于海西
卑于空桐南卑于江北通葷粥置少又大監監于萬國萬

國味

黃帝有大監顓頊有重黎善虞夏有羲味周有二伯皆

主明堂四門之諸侯

詳明堂四圖

又曰帝顓頊高陽嘗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

教化

治四時五行之氣

絜誠以祭祀北坐于幽陵南坐于交趾西

坐于流沙東坐于蟠木動靜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屬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粵若此古帝堯曰放勳欽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讓災被三表假于上下

四表四也上下天地也今文大誓曰假于上天下地

案明堂六天亦謂四表上下也

又曰分命羲仲宅堦夷曰陽谷申命羲未宅南郊分命咻仲宅函曰柳谷申命咻未宅朔口曰幽巖

又曰流共工于幽州放鴆于崇山竅三苗于三危殛鯀于羽山四臯而天下咸服

少傳文公十八季大史克曰舜臣堯賓于四門汜四凶族

渾敦杜氏注云謂驩兜窮奇杜氏注云謂共工檇杌杜氏注云謂鯀饕餮孔穎達云饕餮

是三苗先儒盡然爰異說投諸四裔以禦魍魎故虞書數舜之功曰

賓于四門四門穆穆繅凶人也

孔子三翰記子曰咎虞舜以天德嗣堯布功椒德制禮朔

匱幽艱來服南撫交趾出入日月其不率俾匱王母來獻
其白瑄粒會之民昭燦明視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
北發渠搜五荒來服

又曰舜有禹代興禹卒受命修德使外民明教通于四海
海外肅慎北發渠搜五荒來服

又曰成湯受命發厥明德順民天心嗇地作物配天制典
慈民咸合諸侯作八政命于總章服禹功以修舜緒爲副
于天民明教通于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五荒來服

王制曰中國戎夷五匱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東匱曰
夷南匱曰蠻西匱曰狄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

凡盃味宜服利用備器五之民言語不通者欲不同達
其志通其欲東曰寄南曰象西曰狄鞮北曰譯
凡凡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凡民地邑民凡必參相得也
隸曠土隸游民會節事時民咸安其凡樂事勸功算君親
上燧後興學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幽
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以敦孝恤孤獨以逮
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紂惡命鄉簡不帥教者以告
耆老皆輸于庠元日習射上功習鄉上齒大司徒帥國之
俊士與執事焉不變命國之又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少命
國之少鄉簡不帥教者移之又如初禮不變移之郊如初

禮不變移之遂如初禮不變屏之遠亡終身不齒

又曰將出學小胥大胥

續漢書百官志大子樂令一人六百石丞二人注盧植禮注云大子

令如古大胥大樂丞如古小胥

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于大樂正續漢書百

官志太常卿一人中二千石丞一人比千石注盧植禮注云太常卿如大樂正丞如小樂正

大樂正以

告于王王命三公九卿大夫元士皆入學不變王親視學

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亡爾雅曰棘東亡曰寄終身不

齒

周語內史過曰古嘗光王既有天下

稱古嘗謂虞夏商周四代以下

又崇

立上帝明神而敬事之

上帝五帝明神五神

于是乎有翰日夕月以

教民事君

天子頒朔光翰日夕月

諸侯蕃煇受職于王以臨其民諸侯

受朔于天子退而頒之于國大夫士日憲位簪以傲其官
大夫士受其君之政以守

其度人工商各守其業以其其上猶恐有隊失也故爲車服旗章以旌之爲摯幣瑞節以鎮之爲班屨賔賤以別之爲令聞嘉譽以聲之猶有棊遷解慢而簪杜刑辟流杜裔土于是乎有夷蠻之國有斧戍刀墨之民

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東門之外云云

見上

伏生尙書大傳鴻範五行傳曰東匸之極自碣石東出日出榑木之野帝大皞神句芒司之南匸之極自北戶南出炎風之野帝炎帝神祝融司之中央之極自昆侖中出太室之野帝黃帝神后土司之西匸之極自流沙西出三危

之野帝少暉神葺收司之北亅之極自丁令北逆積雪之

野帝顛頊神廟

諱

冥司之

詩文王有聲曰鎬京辟靡自兩自東自南自北癘息不服
函東南北卽明堂四門之外辟靡所杜四夷翰會所止
稱自嘗壽大傳所云自碣石東逆日出樽木之野之類
是也

漢壽武帝紀元光元季詔賢良曰周之成垂刑錯不用德
及鳥獸教通四海海外肅慎北發渠搜氏羌來服星辰不
孛日月不蝕山陵不崩川谷不寔麟鳳杜郊藪河洛出圖
壽島庫何故而臻此與

古文亦正四極曰東至于旻遠至于汭國音邪南至于瀛鎡北至于祝臬謂之四極乾氏注云皆四

觚竹北戶王母日下謂之四荒荒之國次四極皆昏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龔氏注

杜東八狄杜北七戎杜南次四荒皆孔子曰管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于明堂以配

上帝是以四海之內各以其職來祭四海即四夷諸侯也

尸子曰光王之祠祀也天子祭四極諸侯祭山川大夫祭

五祀士祭其光也御覽五百廿六

四極即壽大傳四之極月令四郊之灋也

明堂四圖

明堂大道錄 卷八

三〇七

古之帝王擇天下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擇宮

之中而立廟

見呂氏書
焮慎執篇

取八卦之地謂之明堂位四正

東青陽南明堂
西總章北元堂

用四圖闢四門被四表歛四靈修禮以

達義體信以達順而王道成矣

史記五帝本紀曰黃帝置少又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味

呂氏書焮本味篇曰黃帝立四圖

三國魏文帝紀注魏昭
載黃初六年詔曰管軒

韓達四
圖之號

尸子曰子贛問孔子曰古嘗黃帝四圖信乎孔子曰黃帝

取合己嘗四人使治四門不計而耦不約而成大有成功

此之謂四圖也

御覽二百六十五
孔子集語

少傅昭十七季郟子曰少皞摯鳥師而鳥名鳳鳥氏御正名

也諱鳥氏司分嘗也伯趙氏司逆嘗也青鳥氏司啓嘗也

月鳥氏司閏嘗也

楚語觀射父曰顓頊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

案顓頊有五官又以二正司天地與少皞畧同但命以

民事耳

古文尚書虞夏書堯典曰乃命羲咎鄭氏注云高辛氏

之世命重爲南正司天黎爲火正司地堯育重黎之後羲

氏咎氏之子賢嘗掌舊職天地之官亦紀于近命以民事

又曰分命羲仲申命羲叔分命咎仲申命咎叔鄭氏注
云堯既分陰陽爲四時又命四子爲之官又主四嶽之事
是爲四嶽掌四時者字曰仲叔則掌天地者其曰伯乎
又曰月正元日羸假于文祖明堂詢于四岳闢四門明四目
達四聰

案四目四聰猶黃帝之四圖也

虞夏書序曰羲咎洎淫廢時亂日廟諱徃征之作廟諱征

日誓乃召六卿羲咎當杜六卿之中

王制曰天子千里之外設四伯八州八伯各以其屬屬于
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爲少又曰二伯鄭氏以爲殷制

案殷二伯猶黃帝大監六卿之兼官

公羊隱五季傳曰自陝而東皆周公主之自陝而西皆召公主之一相處乎內

古文尚書顧命曰

偽孔氏以為兼王之誥

王出杜應門之內太保率

甸口諸侯入應門少畢公率東口諸侯入應門又

明堂有六天故建官有六官自黃帝始憂商周皆繫但

紀遠紀近之殊介主天地皆黃帝為二監少皞為御正

御正名

顓頊為二正善虞憂為義味商周為重黎

楚語堯育重黎之後以重

于憂商重黎世殺天地其杜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氏則宣王以甫周猶有重黎之官也而主四門之諸侯皆黃帝有四面少皞有四司

顓頊有四叔善虞曼有四嶽

尚語共工從孫四嶽左禹治水爲禹股肱心膂知曼

時四嶽之

商屬之二伯

曼以後或以一人兼四嶽之官猶杜故商周止有二伯周禮典瑞九

命作伯

周初周召分陝其後畢召制少異于五帝燹明堂

四門之灋仍不廢也

明堂四靈

蔡邕明堂月令論陳明堂之義云君人者昭而明之稽
而用之百揆步聽令繇步政所以臻乎大順陰陽味季
穀豐太平洽符瑞由此而垂矣愚案符瑞者聖人之餘
事也歎之皆順務之皆荒故談性命者弗尚焉燹以禮
運攷之則蔡氏之書非繇稽也蓋其道本于太一分而

爲天地轉而爲陰陽變而爲四時別而爲鬼神聖王象
此下之以爲教令則與易相表裏故云其官于天也修
義之柄禮之本以治人情人情皆聖王之田也修禮陳
義講學本仁播樂耕種樨穫食之而肥父子管兄夷睦
夫婦辭家之肥也大臣濂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
國之肥也天子以德爲車以樂爲御諸侯以禮相與大
夫以濂相序士以信相攷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
是爲大順大順之時霖水旱蝨蟲之災民霖凶飢禱孽
之疾由是四靈爲畜以致太平成既濟定明堂之符也
少傳昭十七季郟子曰黃帝氏以雲紀炎帝氏以火紀共

工氏以水紀大皞氏以龍紀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卑

繫辭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古文尚書咎繇謨曰鳥獸愴愴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周語內史過曰周之興也鸞鸞鳴于岐山 韋昭注云三

君云鸞鸞鸞鳳之別名也詩云鳳皇鳴矣于彼高岡其杜岐山之舊乎

古文尚書君奭篇周公曰者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假 鄭氏注云耆老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不降志與我竝杜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

能德假于天者乎言必禱也鳴鳥謂鳳也

三國志注

論語子曰鳳鳥不與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周孔二聖人之言皆以鳳爲祥則禮運四靈之符不爲

禱據

大戴禮盛德曰聖王之盛德人民不疾六畜不疫五穀不
災諸侯禱兵而正小民禱刑而治蠻夷懷服古者天子常
以季冬致德以觀治亂得失凡德盛者治也德不盛者亂
也德盛者得之也德不盛者失之也是故君子致德而天
下之治亂得失可聖廟堂之上而知也

明堂爲大廟故曰廟堂漢書徐樂傳

修之廟堂之上梅福傳廟堂之議劉向九歎曰始結言明于廟堂後人多用廟堂字而不知天子明堂爲大廟也

堂者自古有之云云

見明堂制度

凡人民疾六畜疫五穀災者

生于天道不順天道不順生于明堂不飾故有天災則飾

明堂也

又曾子天圓曰毛蟲之精曰麟羽蟲之精曰鳳介蟲之精

曰龜鱗蟲之精曰龍倮蟲之精曰聖人

盧辯注云麟鳳龍龜龍所謂四靈

非風不舉龜非火不兆此皆陰陽之際也

盧辯注云龜龍爲陰風火爲陽

陰陽會也

茲四者所以役于聖人也

盧辯注云謂爲之瑞

禮運曰聖人作則必以天地爲本以陰陽爲弔以四時爲

柄以日星爲紀月以爲量鬼神以爲徒五行以爲質禮義

以爲器人情以爲田四靈以爲畜

鄭氏注云天地以逆于五行其制作所取象也

禮義人情其政治也四靈嘗其微報也此則蓄煉始于元終乎麟包之矣呂氏說月令而謂之蓄煉事類相近焉正義曰案蓄煉壽元季蓄王正月公即位爲五始元嘗氣之始則天地也蓄將四時之始則四時也王將政教之始則禮義也正月者十二月之始則月以爲量也公即位嘗卽一國之始亦禮義也月令亦載天地陰陽四時日月星辰五行禮義之屬故云相近也

又云何謂四靈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故龍以爲畜故負鱗不滄鳳以爲畜故鳥不獮麟以爲畜故獸不狘龜以爲畜故人情不失

釋慎五經異義曰古毛詩說騶虞義獸白虎巽文會自死之肉不食坐物人君有凶信之德則應之周南終麟趾召南終騶虞皆獸名公羊說哀十四季獲麟麟皆太

平之符聖人之瑞麟得而死此天告夫子將殺之徵也

說少氏者云麟生于火而遊于土是中央軒轅大角之

獸中央土其帝黃帝孔子作書煉書禮也修火德

以斂其子故麟來爲孔子瑞也謹案禮運曰謹案以下

語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也虎西也指騶虞鳳

南也龜北也麟中央也

案四靈亦以王者所據五行爲應大皞以龍紀木德也

成湯時白虎戲翰金德也周時鳳皇鳴于岐山火德也

禹時洛龜呈瑞水德也

又曰光王患禮之不達于下也故祭帝于郊所以定天位

也祀社于國所以別地利也祖廟所以本仁也山川所以

備鬼神也五祀所以本事也故宗祝杜廟明堂大廟三公杜朝

明堂路寢三老杜學明堂大學王崩巫而後史卜籥瞽侑皆杜又

鄭氏注云王中心繅為也以守社正中正為既濟之本

巫雩祭郊天之官史靈臺之官卜籥大廟宗祀之官凡

國大事光籥後卜禮有卜禘卜郊之文王得人涖祀輔政故中心

繅為而守社正

又曰聖王用水火金木歛會必時合男女頒嚴位必當季

德用民必順故繅水旱虫蟲之災民繅凶饑禘孽之疾故

天不忘其道地不忘其實人不恣其情鄭氏注云言嘉瑞出人情也故

天降膏露地出醴泉山出器車河出馬圖鳳皇麒麟皆杜

郊榷龜龍杜宮沼

即靈沼也

其餘鳥獸之卵胎可頰而窺也則

是糴故

鄭氏注云非有他事使之糴也

光王能修禮以達義體信以達順

故此順之實也

鄭氏注云實猶誠也盡也

大司樂曰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成大磬大壘大

濩大武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敎鬼神示

以蘇邦國以備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

鄭氏注云

大合樂者謂徧作六代之樂以冬連日作之敎天神人鬼

以憂日連作之敎地示物魁動物羽羸之屬虞書曰夔曰

憂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假虞賓杜位羣后德攬

下管鼗鼓合止祝鼓篪鑠以閑鳥獸愴愴簫韶九成鳳皇

來儀夔又曰於子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庠尹允備此其于

宗廟九奏效應賈公彥疏云此經總言三禘大祭尚書云

祖考卽此經致鬼也虞賓卽此經以安賓客羣后德懷眾
經以蘇邦國也鳥獸鳳皇等卽此經動物也庚尹允緇卽
此經以緇萬民凡六樂皆一變而致羽物及川澤之示再
以說遠人也

變而致羸物及山林之示三變而致鱗物及聖陵之示四

變而致毛物及墳衍之示五變而致介物及土示六變而

致象物及天神鄭氏注云變受也樂成則受祭也此謂大

之祭則用大荔姑洗南之祭則用黃鐘爲均焉毒舉有所感致蘇

夷則釋射北之祭則用黃鐘爲均焉毒舉有所感致蘇

以來之凡動物敬疾皆地祇高下之甚皆易致羽物既飛

又走川澤有孔竅者蛤蟹走則遲墳衍孔竅則小矣是其

所以舒疾之分土祇遠隰及平地之神也象物有象柱天
所謂四靈皆天地之神四靈之知非德逆蘇則不卽禮運
曰何謂四靈麟鳳龜
龍謂之四靈云云

案大蟄索鬼神而致百物故禮運因與蟄賓而及四靈

大司樂若樂六變則天神皆降八變則地示皆出九變則人鬼可得而禮三代之英可繼大道其以此乎

明堂用四夷之樂

周禮舊官曰鞀鞀氏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

鄭氏注云四夷之樂東

曰鞀南曰曰任而曰曰株離北曰曰禁詩云以足以南是也王皆必佗四夷之樂一天下也

後漢書陳禪傳尚書陳忠曰古者合歡之樂舞于堂四夷

之樂陳于門故詩云以足以南鞀任朱離

李賢注云毛詩鞀株離任株離之

文蓋見齊魯之詩也今止

白虎通曰佗之門外者何夷杜外故就之也夷狄鞀禮義不杜內明堂位曰九夷之國杜東門之外所以知不

杜門內也

明堂位曰昧東夷之樂也任南蠻之樂也內夷蠻之樂于大廟言廣魯于天下也

魯用四夷之樂僭也燹可以爲明堂之證

明堂獻俘

經傳言獻俘或杜太室或杜辟廱蓋旣獻于廟復告于學也

蔡邕明堂月令論樂記曰武王伐殷薦俘馘于京大室京鎬京也大室辟廱之中明堂大室也

案今樂記雜此文當杜河閒獻王所獻二十一篇中

呂氏菁秌仲曼紀曰武王卽位六師伐殷六師未並以銳
兵克之于毋野歸乃薦馘于京大室乃命周公爲作大武
樂呂氏五月紀下皆論樂一曰大樂二曰侈樂三曰通
音四曰古樂此條杜古樂篇與蔡氏所引樂記同則此
爲河間樂記癡疑詩序武拳大武也鄭箋云大武周公
作樂所爲舞也卽此詩

周禮大司樂曰王師大獻則令舉愷樂 鄭氏注云大獻
獻捷于祖愷樂獻功之樂

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命于祖受成于學出征執有辜反

釋奠于學以訊馘告

鄭氏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
所土獲斷耳審詩曰執訊獲醜又曰

杜泮獻馘
馘或爲國

少傅僖廿八年晉敗楚師于城濮
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
獻俘授馘飲兕大賞
杜預注云愷樂也
授數也
獻楚俘于廟

昭十七年曰韓宣子寢文公攜荀吳而授之陸渾
故使穆子帥師獻俘于文宮

魯頌泮宮曰既佗泮宮
淮夷攸服
矯矯虎臣
杜泮獻馘淑問如皋陶
杜泮獻囚

蔡邕明堂月令論王制云云
見已

頴容舊錄釋例曰周公翰諸侯于明堂
大廟與明堂一體

也蓄烱人君將出告于宗廟反行策勦獻俘于廟

御覽五百三十三

三

袁準正論云云

辯見下

辯明堂月令非呂氏書

蔡邕明堂月令論曰月令篇名曰因天時制人事天子發號敔令祀神受職每月異禮故謂之月令所以順陰陽奉四時効氣物行王政也成濂具備各从時月藏之明堂所以示承祖考神明不致泄黷之義故以明堂冠月令曼小正曼之月令也殷人繇文及周而備安周公之所箸也桑相呂不韋箸書取月令爲紀號淮南王安亦取以爲第

四篇改名曰時則故偏見之徒或云月令呂不韋他或云淮南皆非也

孔氏月令正義曰賈逵馬融之徒皆云月令周公所作故王肅用焉

隋書牛宏傳上議曰今明堂月令皆鄭廢諱云是呂不韋纂

芻秣十二紀之首章禮家合鈔爲記蔡邕王肅云周公所作周書內有月令第五十三篇卽此也各有證明文多不載東哲以爲曼時之書劉瓛云不韋鳩集皆尊于聖王月令之事而記之不韋安能獨爲此記今案不得全稱周書亦未可卽爲秦典其內雜有虞曼殷周之灋皆聖王仁恕

之政也

高閔

會稽人

月令論曰月令一書光儒嘗詳論其所作之原

矣漢馬融賈逵嚮孔晁皆以爲作于周公鄭兼成高誘舊

孔穎達乃謂桑時呂不韋所作其說所以異同嘗蓋以月

令有命相及大尉奄尹大酋之文其官名皆與周異故疑

爲桑時書或謂呂不韋時始皇未帝也未帝則仍用周正

而月令所稱必曰天子又紀以愛正則又疑非呂氏書或

謂始皇既爲天子桑人取不韋十二紀譜加爲之殊不知

始皇僻天下既罷侯置守建三十六郡以十月朔爲正吏

民爲黔首矣而月令所載封禪侯命四監季冬其飭國典

孟晉慶及兆民則皆非秦制又疑非始皇爲帝時書或又謂既非周公時書又非呂不韋書又非始皇爲帝時書乃漢淮南王安與諸儒取呂氏十二紀附益爲時則訓而禮家復有所謂加焉故月令雜用虞夏商周秦漢之制亦凡爲此數說者與之皆非漢知月令書也蓋月令一書所以簪入六經而參訓萬世者自有漢自何以言之人君出而臨泣天下位曰天位民曰天民舉措之爲與當體天象順天時今攷之此書每月之首必定夫日星之運行昏旦之次舍皆蓋將攷中星以正王者之位也每時之易必著夫用日之柔剛帝神之異號所以顯造七而定其主宰之權

也音律成數所以循天地之自變臭味祭祀所以辯人事之有序以阜鳥獸蝻蟲艸木盛衰之不同皆所以定十二月之氣候使天下皆知四時之有常運也于是人君尻處之室必因時而分其位棄車駕馬必因時而正其色以及衣服之數會器之末黹一非順天之所杜此固人君循守所當先也迎气于東南面北之郊毋盂不畝不謹盛德杜木火金水之運大叟不畝不苦司天日月星辰之行以初爲常則見之歲首論時令以待來歲之空則見之歲終此又人君一歲之間不畝或後也若乃蓄作憂長秣斂冬臧何嘗非順時之治少聖鄉仁又義備臧何嘗非順時之灋

以迨上而翰廷百官下而農工商賈大而禮樂兵刑殺而
灋令品式悉皆順天時而定人事此固月令一篇之大義
月令可疑者二條乃仲曼之大癸及季炀之受朔亦今
定以爲三代之書皆案不韋陽翟大賈本不知書及爲
丞相賢極富溢招士以傾四公子簪書以耀荀卿之徒
意當時諸客將佗呂氏蕭炀應受愒于不韋必得古今
莫大制佗以冠其篇而事繇大于明堂之政皆故以十
二紀編此書之首尋明堂月令本非一代之書實兼有
虞夏商周之灋而孟曼之令命大癸贊桀俊大癸蔡官
故後人疑爲不韋所佗殊不知緯候始于光燾是時尚

書中候已出中候握河紀篇有舜爲大癸之文故家改
司馬爲大癸以杼五帝之官此呂氏諸客之妄家以此
疑月令可乎其槩以建亥爲歲首以季秋來歲受朔日
爲用槩制則孔氏正義已辯之矣來歲不必專指十月
月令孟冬以祈來季
于天宗則是十一
月建子周之正也
晁氏公武曰呂氏晉焮十二紀本周公書後儒實于禮記
善矣而目之爲呂令晉誤也

錢氏軾曰月令于劉向別錄屬明堂陰陽記則是篇本古
明堂遺制呂氏從而錄之槩有天下不聞有事于明堂蓋
非不韋所撰而蔡邕王肅張萼皆言是周公作必有所據

呂氏據明堂陰陽記舊文于首以爲綱附以八覽六論爲
目中閒雜入槩官職足怪也且言大尉爲槩官據漢百官
表之文也然瞥語云邗奚爲元尉韋昭注云中軍尉也鐸
邊寇爲輿尉韋昭注云上軍尉也管子分州以爲千里里
爲之尉又曰莞籥臧于里尉則尉之稱不自槩始亦周官
之名矣

辨袁準正論

字孝凡陳郡陽夏人官至給事中

袁準正論曰

覺經而謂之正論七十子學人也

明堂宗廟大學禮之大物

也禮之大物

事義不同

同歸于道

各有所爲

如其說則聖王取之政械亂蘇紀

詩書放逸之文

各有明文並非放逸

經典相侶之語

各有義據而致絕非相侶

之不復攷之人情

攷之人情則合

驗之道理

理則符

失之遠矣

論

爲失反 誣經傳

夫宗廟之中人所致敬幽隱清靜鬼神所居而使

衆學處焉響射其中人鬼媿黷死生交錯

明堂之中有大寢大室大廟路

寢又个東序西序東房西房大學杜東序四學杜四門

之外天子于其中祭天翰觀若朔行政視學耆老各有攸

凡冬官凶而其制豈不可攷不必如攷工匠人所云李

永味半里仁論之詳矣準不察而驟譏之不亦妄乎 囚

俘截耳創痕流血以干犯鬼神非其理矣 準以詩之獻囚 獻馘杜泮官不

杜大廟王制之訊馘杜大學不杜大廟故有是駭斐則少 傳昭十七季荀吳声陸渾獻俘于文宮亦以少傳爲非禮

乎 且夫茅茨采椽凶質之物建日月棗王輅以處其中象

簪王栝而食于土蓋非其類也 少傳桓二季內都鼎于大 廟諸侯之大廟猶天子之 明堂故臧哀伯陳明堂之義曰清廟茅屋昭其儉也下云 火龍黼黻昭其文也三屆旂摠昭其明也質文相濟光進

禮樂何爲非類三代之時未聞以象簪如禮記先儒之言

王楮爲明堂之器準之此言爲非類矣

明堂之制已凶匠人所載出自光祿之文

明堂之制四面東西八支南北六支

三代之不如此不可以致工一書禮天子七廟少昭又穆

又有祖宗不杜數中以明堂之制言之昭穆安杜若又區

別非一體也 卷服小記云王嘗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始祖大廟與四廟爲五故

三代以肖禘七廟之制穆其以下荒服不墮而明堂大禘

終王之禮遂廢蓋由是而始改舊制文武之廟不毀乃有

七廟記禮嘗據晚周之制非周公本濼先儒謂大廟與明

堂一體未嘗兼及羣廟又三宗不毀之說初自劉歆顛倒

五經班彪謬稱其論之博而管禘說辯之詳矣

夫宗廟鬼神之尻祭天而于人鬼

之室非其處也夫明堂濼天之宮非鬼神常處故可以祭

天而以其祖配之配其父于天位可也事天而就人鬼則

非義也

五帝之兆杜四郊四時迎氣而祭于明堂以一帝配其禘嘗之配行于冬逆祖宗之配行于仲秋公

羊傳所謂自外逆嘗禘主不止非祭天而就人鬼之謂王

肅謂禘嘗為后稷之所自出天子父事天而人就人

鬼以為非義學父稷子燮則學自古帝王必立大小之學

繼廟而就后稷之廟可謂義乎

以教天下有虞謂之上庠下庠夔后氏謂之東序函序殷

謂又學少學周謂之東膠虞庠皆以養老乞言明堂位曰

瞽宗般學也周置師保之官尻虎門之側察則學官非一

處也

上庠東序又學東膠皆大學也下庠函序少學虞庠皆小學也大學杜明堂小學杜明堂四門之外殷尚

又故以又為大學而杜郊少為小學

而杜宮燹皆統于明堂故云一體 文王世子蓄愛學于

戈秣冬學羽籥皆于東序又曰秣學禮冬學書禮杜瞽宗

魯杜上庠此周立三代之學也可謂立其學不可謂立其

廟燹則大學非宗廟也

四代立明堂宗祀朝覲耕藉視學
養老大判言之以其統于明堂故

云一處介若如袁氏之言則天子遠諸侯必舍于
大廟得毋據諸侯太祖之位乎其說之不通也

又世子

齒于學國人觀之宗廟之中非百姓所觀也

天子設四學
當入學而大

子齒四學社四門之外辟靡環之
水以節觀者何嫌百姓來觀乎

王制曰周人養國老于

東膠不曰辟靡

東膠即明堂之東序
辟靡社四門之外

養國老于又學養庶

老于少學宗廟之算不應與小學為少也

殷制小學社
公宮之少大

學社郊又學少學皆各舉其
一未嘗與宗廟為少也

辟靡之制園之以水園象天

取生長也水潤下取其惠澤也水必有負斃取其所養也

是故明堂皆大翰諸侯講禮之處宗廟言鬼神歲覲之宮

辟靡大射養孤之處大學衆學之尻靈臺望氣之觀清廟

訓儉之室各有所爲非一處也

明堂大廟清廟本一物大廟之中有大室宗祀之所

翰譜侯則于明堂靈臺杜其上大學杜其東辟廱杜四門之外宗祀翰親射視學造士養老恤孤皆統于明堂之

灋故漢儒謂之一物如袁氏之說則古有王尸明堂之禮

聖王之政漫漶統紀非三代之灋也

月令則其序也天子尸其中學士處其內君臣同處死生

參竝非其義也古之聖王卜禘之後則視學翰廟之後則聽政日與學士大夫相親而敬天灋祖嚴

師奠文之意彝一時而叙解故明堂之灋室以祭天堂以布政東序以視學何君臣同處死生參竝之嫌乎譬代崇尚元學撥弃六經故索氏之徒得以肆其排抵兩灋風流埽地盡矣大射之禮天子張三侯

大侯九十步其次七十步其次五十步辟廱處其中今未

知辟廱廣狹之數但二九十八加以辟廱則徑三百步也

凡有公卿大夫諧侯三賓百官侍從之衆始非宗廟中所

能容也

大戴禮謂明堂外水曰辟廱即所謂四門之學師氏尻東門南門保氏尻西門北門四門之外四夷

諸侯翰觀猶尚能容何有于公卿諸侯袁禮天子立五門氏專據攷工一書而駁經傳失之遠矣

又非一門之閒所能受也

明堂位有四門又有應門周書明堂曰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

北雉門明堂月令有大寢周官大僕建路鼓于大寢之門外大戴禮以明堂為天子之路寢則明堂又有路門與光

鄭王有五門之說同袁明堂所以祭鬼神故亦謂之廟明氏一門之說何所據邪

堂大廟者明堂之內大室非宗廟之大廟

月令有明堂大廟又有大廟大

室袁氏反合而一之是亂經也

于辟廱獻捷者謂鬼神惡之也
焚則少傳荀吳獻俘

文宮鬼神獨不惡邪

或謂之學者天下之所學也總謂之宮大同之

名也生人不謂之廟此其所以別也

以周禮閏月王尻門終月例之則月令少

又个四大廟一大室亦當終月以祭祀言
之則謂之廟以生人言之仍謂之路寢
先儒曰蓄烺人

君將行告祭廟反獻于廟王制釋奠于學以訊馘告則大

學亦廟也其上句曰小學杜公宮之曰大學杜郊明大學

非廟非仍以爲證也

獻俘于大廟告訊馘于辟廡

周人養庶老于虞庠

杜國之函郊今王制亦小學近而大學遠其言亦錯非以

爲正也

周人大學杜東膠卽明堂東序王制鄭氏以爲殷制大學杜郊所云或資杜國或資杜郊非亦錯也

少氏云公既視朔冢登觀壺以其言冢故謂之同處夫冢

皆冢事之名不必同處也

袁氏論及此條冢廡言置辯而爲遁辭矣

馬融云明

堂杜南郊就陽位而宗廟杜國外非孝之情也

此馬氏之謬以是見

明堂卽大廟非大廟之外別有明堂也

融云告朔行政謂之明堂夫告朔行

政上下同也未聞諸侯有凡明堂皆也

此袁氏未知天子諸侯之等殺也義

杜總論鄭氏謂魯有明堂室來袁氏彈射矣 幽宣王問孟子人皆謂我毀明堂

毀諧已乎孟子曰夫明堂皆王嘗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

勿毀之矣夫宗廟之設非獨王嘗也若明堂即宗廟不得

曰夫明堂皆王嘗之宗廟也

言行王政故曰王嘗之堂若言祭祀則云王嘗之大廟夫

言豈一而而已

且說諧戾而教毀宗廟爲人君而疑于可毀與否

雖復淺丈夫未有是也孟子古之賢大夫而皆子思弟子

吞聖不遠此其一證也

魯之郊禘爲非禮魯建明堂僭天子之禮故有欲毀之嘗孟子勸王

行王政以魯王故云勿毀

尸子曰管武王崩成王少周公踐東宮宗祀

明堂假爲天子明堂杜少故謂之東宮王嘗而後有明堂

故曰祀明堂假爲天子此又其證也

天子祭天故云王嘗而後有明堂此言是也假爲天子
戰國之衰說袁氏反不爲之駁正是非倒置矣

穎氏蔡氏以爲辟靡杜明堂之中袁氏駁之甚當餘皆
謬也故存其文而論之